後漢書注補正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後漢書注補正

周壽昌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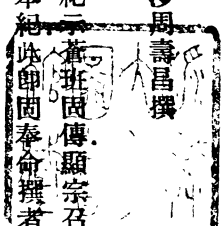
本館據史學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自序

予少學讀史。兩漢並治。近二十年專治班史。遂未旁及。然舊所讀後漢書本。書眉行間。條綴件繫。染墨略徧。不忍割舍。取其攷證不甚誤者寫出之。得二百餘條。屬好友李蕘客、及門朱蓉生、繆筱珊、悉心覆勘。薙去襲複數十條。約成一册。一日筱珊過余。復取案頭書閱之。手指若干條曰。是皆可存。先生胡忍棄之。予笑曰。是買菜也。而求益乎。筱珊固以請。重違其意。爰再加別擇。又得若干條。成書八卷。名之曰後漢書注補正。正本注之失。正劉氏刊誤之有誤者。補惠氏補注之所未及。亦間正其有誤者。其餘各家所校。有歧舛者亦及之。常念章懷以儲副之崇。策府人才之盛。殫心萃力。專注此書。宜乎精贍周密。顧反不逮師古之注班書。成於一人之手者。蓋唐以前注班書者十數家。范書則寥寥音訓兩三家而已。雖梁劉昭集後漢同異。注范史一百八十卷。吳均注范史九十卷。而隋志未著錄。恐唐初已亡之。或謂章懷注本之諸家。皆臆度無據之語也。第其時所招集賓從。自張大安以下七人。肯錄錄庸下。無一著作才。難以副承華之選。而成中祕之盛業。然章懷於千載下。尚留此一編。附范書以行。俾讀書好古之儒。得藉以闚尋。而遞加糾訂。言立不朽。視顏注如驂之靳。則回想其瓜摘抱蔓時。誠不如仰屋著書之一日也。光緒八年壬午孟秋月。長沙周壽昌自識於京邸之小對竹軒。

後漢書注補正卷一

長沙周壽昌撰



光武帝紀

光武帝紀上下兩卷。壽昌攷、本書東平憲王蒼傳。永平十五年。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班固傳。顯宗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此即固奉命撰者也。蔚宗此紀。不知尙本之否。

素結輕客

光武本紀。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壽昌案、紀前云。兄伯升。好俠養士。齊武王縯傳云。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此皆伯升結客之證。惟輕客二字。頗費解。或卽剽輕之輕也。前書王商傳。遣票輕吏微求人罪。千乘貞王伉傳。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幷任俠通剽輕。楊終傳。貽書戒馬廖曰。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劉陶傳。於是剽輕劍客之徒。卽是此輕客。陰與傳。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若輕客更下於俠客矣。

更始元年

焉浩云。案張衡傳。衡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敍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言。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

其將。然後卽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可知今紀所載更始元年二年。亦范史承用張衡之說改定者。非班固等所撰本紀舊文也。惠棟補注。亦同此論。壽昌案、袁宏後漢紀。已書更始元年二年於建武元年之前。宏晉人。先於范史。卽承用張衡之說。改班固等舊文。亦發之自袁。非始於范也。

二月辛巳

壽昌案、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則辛巳當正月十八日。二月不得有辛巳也。而本書劉元傳、袁宏後漢紀、通鑑、俱作二月辛巳。與此同。惟皆書正月。無甲子朔三字。考前書王莽傳。作三月辛巳朔。惠棟補注。轉謂三月爲誤。蓋未審也。又考正月爲甲子朔。卽三月辛巳亦不得爲朔。疑甲子朔三字爲誤入。或因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先誤衍於此也。

三月應是四月

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壽昌案、前書王莽傳作四月。

巨無霸應作毋

時有長人巨無霸。壽昌案、前書莽傳曰。更其姓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母毋字近。此無字應作毋。

負戶而汲

城中負戶而汲。惠氏棟補注。言戶內穿井。壽昌案、此說非也。戶門扇也。所以避弩矢之亂發也。通典一百

五十八卷作負輴。卽負戶意。是負之而汲以避弩矢也。

敢死

光武紀。迺與敢死者。壽昌案、敢死謂敢前死鬬也。若竟死。何取於敢乎。注作果敢而死。於義尤隔。

反側子

令反側子自安。注反側不安也。詩國風曰。展轉反側。壽昌案、當引大雅無反無側。荀子王制篇。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作證。引詩關雎語義不合。

幾爲虜嗤

光武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壽昌案、袁紀。王撫王豐肩曰。幾爲賊所突。此與饒陽時徐還坐請見邯鄲將軍同一作用。然突字亦情實也。惠氏補注引袁紀。作幾爲賊所笑。恐是誤本。不如突字義長。

今此誰賊

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壽昌案、誰賊。卽前書三老董公所謂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之意也。馬武意以帝卽尊位。則天下知彼爲賊。而人心之向背定矣。不然。彼此等夷稱亂。爲誰之賊而擊之乎。此正激帝稱尊之語。注意近是。特未甚明晰。顧氏炎武以爲非。而取陳仁錫言。何等賊易與耳。不煩擊也云云。意竊未安。

發掘園陵

發掘園陵注園謂塋域陵謂山墳壽昌案園謂諸王公妃嬪塋域陵謂帝后山陵

蒼頭

彭龍爲其蒼頭所殺注秦呼人爲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別於良人也壽昌案秦時蒼頭不必盡呼奴也前書陳勝傳蒼頭軍應劭注曰侍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此或亦令奴著青巾不但空呼此名也

有事

六年夏四月遂有事十一陵注有事謂祭也左傳曰有事於太廟壽昌案係在左傳文公二年事經作大事於太廟禮器云昔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皆以有事爲祭之稱也

注杜預下脫注字

及爲青徐所略爲奴婢下妻注杜預左傳云不以道取爲略壽昌案預下脫注字

治所爲都

九年復置護羌校尉官注以牛邯爲護羌校尉都於隴西令居縣案左傳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若據此注言凡治所皆可曰都矣

里君

十二年封爲歸漢里君壽昌案里君猶鄉侯亭侯之類既列爲君自不比里魁之賤役耳

諸姬注

十五年同姓諸姬並爲建國注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壽昌案周同姓建國甚多注引左傳云云特略不如不注之爲得蓋不勝其注也

青巾左校尉

改青巾左校尉爲越騎校尉壽昌案此應是著青巾如蒼頭軍特因蒼頭爲家奴稱故直呼爲青巾以別之耳

東巡狩詔

三十年春二月東巡狩幸魯進幸濟南續志詔羣臣請封禪者云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未云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通鑑全引之在東巡下東觀記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歎而欲有事於太山汙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狐裘何強顏耶詔語尤詳范書均未載

中元元年

東觀記稱三十二年四月後改元中元始稱中元元年

劉貢父駁多一無字

二年遣詔有曰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劉攽曰案文多一無字光武崩諸侯有

奔喪之義。光武從事簡約。既敕刺史二千石無離城郭。又不得遣吏及因郵奏事。不近事情。明此。多一無字無疑。蓋凡弔喪及赴葬。皆遣吏及因郵也。廉范傳。肅宗崩。廬江嚴麟奉章云云。此則遣吏之證。壽昌案、東觀記。詔云。無遣吏及因郵奏。與此詔意同。則此無字非多也。大抵光武因中興之初。民心甫靜。不欲以國喪煩動官吏。免其奔赴弔唁。非非不許郵奏民事也。至廉范傳。則云肅宗崩。范奔喪敬陵。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時范爲蜀郡太守。且離城郭矣。劉引證亦未全。又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亦明帝時事。足證光武一時權詔。非爲定制。故肅宗時已不奉行。考古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見左傳定公十五年。然在春秋時已不能行。後世疆臣出境。非詔不行。朝廷以疆事爲重。更不令行奔赴之禮矣。

緯文宜作緯天

深略緯文。吳氏仁傑曰。文選作緯天。當從文選爲是。惠氏棟云。案文與下羣雲爲一均聲。不應改作天字。吳說非也。壽昌案、天字與上甄字亦均聲。吳說似未盡非。蓋天字較文字於義爲勝也。

明帝兩諱存一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壽昌案、東觀記。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上以赤色名之曰陽。袁山松後漢書曰。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范史直書曰諱莊。而不載其原名者。以陽字不能兩諱。且於建武十九年本紀內已書改名莊也。

同產應屬同父說

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壽昌案、子己子。同產同父兄弟。同產子同父兄弟之子也。若如注云同母兄弟。豈同父異母不得爲同產乎。

朝陵始於明帝

明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注。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又云。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壽昌案、此天子上陵之始也。本書禮儀志補注云。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到陵謂人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禮。始爲可損。今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太傅胡廣謂然。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壽昌攷、古不墓祭一言。邕於禮經必有所受。今不可攷矣。第攷史記。武王上祭于畢。注。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孟子。東郭墦閒之祭者。禮記。子路謂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是自周以來墓祭皆有徵。魚豢謂孝明甚達古不墓祭之義。是泥古而未詳稽於古也。

玉杖非王杖

明帝紀。永平二年。注。扶玉杖。惠棟補注云。當作王杖。壽昌攷、周禮。伊耆氏掌王之齒杖。鄭注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今時亦命之爲王杖。此惠補注所本也。然案章懷注是引續漢志。志本文實作扶玉杖。不得以禮鄭注強改續志原文也。又書禮儀志。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玉杖凡屢見。華嶠後漢書。嘉平中。袁逢爲三老。錫玉杖。亦不作王杖。

李躬桓榮

永平二年詔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其身袁宏後漢紀詔五更桓榮以尚書教朕十有餘年周頌曰視我顯德又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榮傳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曰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其賜爵國內侯食邑五百戶詔書三處徵不同惟本書及袁宏皆稱食邑五千戶東觀記云五百戶疑東觀記得實觀前書張禹傳成帝卽位徵張禹鄭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後禹拜相封安昌侯始益封四百戶此皆以帝師封關內侯無食邑數千戶之證也胡三省疑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惠棟補注謂是省文壽昌案非省文榮授帝經十餘年自有師傅之恩故特封之不能及躬至祿養終身則詔幷逮躬矣躬常山人見東觀漢記本書無傳

四姓小侯

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注云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鄭注謂戎狄子男君也正義云小侯謂四夷之君爲牧者也樊郭陰馬四姓侯俱拜國封爵與列侯等非四夷比與注引禮記義不合小侯疑是幼少之稱論語皇侃疏小童幼少之目也書康誥小子封孔傳云稱小子明當受教訓正義云以稱小子爲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此稱小侯義亦如之立學校置經師正受教訓之事也蓋帝以二年陰貴殺其妻鄷邑公主因慮貴戚子弟失教無學動罹禍敗故特

爲勵學置師。俾明理道。年長者無可教。擇其幼少而應嗣侯者教之。故稱小侯也。馬援子防傳云。防子鉅爲常從小侯。注以小侯故得常從也。時防封顯陰侯。鉅無爵也。又云。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特拜爲黃門侍郎。益知小侯爲未冠前侯家幼少之稱也。

五步不誤

十八年。無得起墳。注。東觀記曰。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爲小廚。財足祠祀。永樂大典本同。劉攽曰。注案三丈五步。不成文理。當作尺。壽昌案、從三丈句絕。則於五尺外爲小廚。意亦可通。不必作尺。攷步亦是長短之數。司馬法曰。六尺爲步。列子湯問。不盈數步。釋文同。知步長於尺也。

賈貴人

章帝紀。母賈貴人。壽昌案、帝王世紀。帝以中元三年生於京師。其母姓祕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冢。范史書賈貴人於后妃傳。詳載爲南陽人。且稱於馬太后既崩。迺策加貴人。賜金帛等物。則所稱母姓祕不出者。或尚是明德臨朝時。人不敢言耳。又案、明德傳中云。賈氏爲馬后前母姊女。則賈於馬固私親。鑿鑿可據。

錄尚書事之始

其以憙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注。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惠棟補注云。陶藻職官要錄。尚書有錄名自此始。因是以來。每帝初卽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羅泌路史引書孔傳云。大麓卽大錄。桓譚新論。以爲麓、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

尚書事。羅苹曰。錄尚書事自牟融始。宋百官志云。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章懷注以爲始于張子孺。皆誤也。西京無錄尚書。止有領尚書、平尚書事。鳳止領尚書事爾。壽昌案、注云。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是亦云張子孺止領尚書。若錄尚書則由此始。章懷注并不誤。惠氏自誤讀耳。又案范史。以趙憙爲太傅。牟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憙在融前。不得置憙而單舉融。且後此錄尚書事者皆太傅。此之拜太傅者。止是憙。而非融。羅苹云自牟融始者亦誤。通鑑注引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案沈云漢東京下。應云自章帝後始合。明帝嗣位。尚無此制也。

雅應作予

章帝紀。正雅樂。殿本考證云。雅宋本作予。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文選東都賦。作正予樂。五臣改作雅樂。壽昌案、毛本作正予樂。考明帝紀三年秋八月。改大樂爲大予樂。注引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故據以改之。東觀記作詔引尚書璇璣鈐云。其改郊廟樂爲大予樂。毛本作予字。是也。

白虎通

建初四年紀。十一月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注。今白虎通。壽昌案。隋書經籍志。白虎通六卷。舊唐書藝文志。白虎通六卷。漢章帝撰。新唐書志。白虎通義六卷。班固等撰。班固本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據本紀當名白虎奏議。此注云今白虎通。與隋志同。無撰人姓名。是也。凡官書。自古以官崇者領銜書名。時固官元武司馬。不能與侍中並列。

故本紀無名而傳特詳之後世以白虎通德論當白虎通殆非也

注大雅應作周頌

七年詔肅雍之臣辟公之相注詩大雅曰有來雝雝云云惠注引逸齋詩補傳曰賢之此注豈韓齊魯三家以頌爲雅耶雅頌昔嘗亂矣孔子刪詩然後雅頌得所賢復欲亂之耶壽昌謂此注大雅二字或出一時誤寫勘正作周頌可也似不必發此大議論

徙江陵王下不應增入廣平王

元和二年夏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殿本考證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句下云何焯校本增廣平王羨爲西平王八字今諸本俱無存以備考壽昌案廣平王羨爲西平王是建初七年正月已未事先乎此已十年明載紀中何氏誤增於此考證家懾於何氏之博遂誤存其說亦未暇讀范史原文耳

劇易

欲親知其劇易劇易惠氏謂病有劇易謂增劇及變易也帝欲親知民之疾苦故言劇易也壽昌案此說非也劇艱劇易讀如本字作去聲言易也蓋欲知民俗之艱劇與平易也觀太公六韜曰知人饑渴習人劇易則劇易爲對待字可知不當如惠氏云云也考三國志呂蒙傳孫權云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亦以難易爲言

正月誤二月並三月

和帝紀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卽皇帝位壽昌案前章帝紀正月壬辰帝崩此作二月誤又壬辰至癸卯僅十二日安得云三月癸卯知三字亦誤也

界字義同訖

界惟人面壽昌案界承上殊俗方表而言凡中外疆界所極俱以界統之人面猶人類卽凡有血氣者之語也章和元年詔作訖惟人面此作界爲人面訖卽聲教訖于四海之訖亦界字義也蓋當時有此語

徙非從

永元元年其徙出塞者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劉攽曰案遷徙者不可投之塞外明此徙字是從字壽昌案此皆刑徙非遷徙也玩下語自明劉氏說誤

磐誤鼜

永元二年遣副校尉閻磐討北匈奴案磐字殿本監本俱作鼜竇憲傳西域傳作盤盤因磐音同而譌鼜因磐字形近而譌也毛本作磐爲是

宋由卽宋繇

四年太尉宋由坐黨憲自殺案章帝紀元和三年宋由作宋繇繇本古由字此傳寫參差也袁紀作宗由宗近宋字故誤也考由爲宋宏弟嵩之子見宏傳

錄尙書事注誤

大司馬尹睦爲太尉錄尚書事。注錄尚書自牟融始也。壽昌案、牟融當作趙熹。說見前。考熹傳云錄尚書事。融傳云與熹參錄尚書。可益證注之誤。

幸洛陽寺錄囚

六年秋七月。京師旱。丁巳。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還宮而澍雨。東觀記云。秋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未還宮而澍雨。無收洛陽令一事。袁紀云。七月京師旱。車駕親幸洛陽寺。省錄囚徒。於是大雨。考酷吏周紆傳。永元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時紆官司隸校尉也。張奮傳。永元六年代劉方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奮口陳時政。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知紀所云洛陽令是陳歆。司隸校尉是周紆也。

貢荔支始自漢

元興元年。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壽昌案、貢荔支不知始漢何時。史曰舊。則非自和帝始可知。帝省後。不知何時復置。

唐子三十卷不傳

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羅泌曰。唐羌本名堯。後人惡其僭而改之。壽昌案、據史則其人亦上流。所著唐子三十卷。必有可觀。惜其書久佚不傳也。又案前漢已有趙堯、王舜。急就章有郁堯、舜藥、禹湯。尤爲僭也。漢初周文亦合名姓而僭

稱之。

詔中禮字可省

殤帝記。朕且權禮。佐助聽政。考證云。禮字疑有誤。宋本無禮字。亦不成句。姑仍監本。壽昌案、毛氏承宋本亦無禮字。似爲得之。就文義亦復諧。不必定四字成句也。

史書本五十五篇

安帝紀。好學史書。注。周宣王大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王鳴盛曰。案藝文志史籀十五篇。此云五十五。上五字衍。壽昌案、藝文志。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七章。秦相李斯作。）爰歷（六章。秦車府令趙高作。）博學（秦太史令胡毋敬作。）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案此正安帝所學之史書也。五十五章。與注正合。文字雖多取史籀。但當云倉頡篇。不得竟注爲史籀之書也。王以上五字爲衍。亦誤。前書藝文志。注。史籀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此時籀書僅得九篇。清和王慶傳。帝生母左小娥善史書。此帝學所本也。

八月下應書辛亥

安帝紀。八月殤帝崩。壽昌案、八月下應有辛亥二字。緣帝是當夕即位。癸丑作策命。是越二日也。

八月事未列九月

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又九月庚子丙寅。壽昌案、由下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逆推之。則此紀月日多舛互。計八月當爲癸卯朔。即中有小盡。三月則當爲丙午朔。癸丑爲初八日。丙寅爲二十一日。不得到

九月疑九月字有誤故庚子辛丑己未日辰顚倒錯出也

庚子辛丑己未誤出

九月庚子辛丑己未壽昌案此三日以日厤推之皆誤也考殤帝崩日爲辛亥越二日癸丑策命安帝辛亥至庚子凡五十日九月庚子在先卽不能有丙寅且庚子辛丑後更安得有己未也庚子辛丑疑是庚申辛酉之誤己未則全誤耳

賜河南尹誤

永平二年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以下各有差壽昌案鄧皇后紀云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被誣卽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則安得有賜河南尹及官屬等事耶此紀誤宜從鄧后紀

三年喪服廢置

元初三年冬十一月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而建元元年冬十一月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相距不過五年也考劉般傳云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議者謂不便劉愷堅持論太后從之陳忠傳云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上言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忠復執爭宜豎不便之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於令卽此事

始末也。迨桓帝永興二年。紀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永壽二年正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延熹二年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相距不過四年也。至是終漢世。大臣喪服之制。遂廢不講矣。

乙酉日誤

延光四年乙酉。北鄉侯卽皇帝位。壽昌案、乙酉疑是乙亥之誤。既以辛未定策立之。恐不能遲至十五日始卽位也。

少帝不書崩

十年辛亥。少帝薨。案少帝雖卽位八月。未御殿謁廟。歿葬以王禮。故不書崩也。

丁巳爲初四日

順帝紀。十一月丁巳。壽昌案、延光四年十月辛亥。少帝薨。據孫程傳。辛亥爲十月二十七日。丁巳距少帝殂七日。程等於十一月二日謀立帝。四日夜遂迎帝卽位。其十月爲小盡。越四日爲丁巳也。時太后秘不發喪。閉宮門自守。故虛帝位七日。

黃尙字伯河無脫字

三年。黃尙爲司徒。注。黃尙字伯河。南郡邔人也。侯康後漢書補注續云。周舉傳作字河伯。此脫一字。壽昌案、此侯氏誤讀也。尙字伯河句。南郡邔人也句。邔爲南郡屬縣。非屬河南郡。周舉傳伯字上衍一河字也。今殿本已刊正。侯所據尙是誤本。

東城不入續地志

質帝紀。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注東城縣故城在定遠縣東南。王鳴盛云。東城縣屬九江。續志無此縣。今據此紀及志。則似後漢實有此縣矣。壽昌案、續志以順帝朝版籍爲斷。此或先已幷省。質帝後又復之。故續志無此縣也。漢末如此者甚多。

漢官無儀字

本初元年。各令隨家法。注漢官。劉攽曰。注漢官左右中郎將。案文少一儀字。壽昌案、漢官本書名。無儀字。隋書經籍志。漢官五卷。應劭注。又見前書、本書續志補注、及唐六典諸書所引。若應劭所撰漢官儀十卷。別一書。前書宣帝紀。顏注引丁孚漢官。北魏書元子思傳。有云蔡氏漢官。則是蔡質漢職儀外。又有漢官一書也。

博陵郡

桓帝紀。延熹元年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注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壽昌案、博陵前漢蠡吾縣。屬涿郡。本初元年。桓帝追尊皇考蠡吾侯翼爲孝崇皇。陵爲博陵。新唐書地理志。博野下云。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爲博野。是博陵先置縣四戶一萬。安平、饒陽、南深澤、安國。考安平、南深澤、饒陽、皆屬安平國。惟安平屬中山。則紀云分中山者。僅此一縣。或晉之博陵郡別有省併耶。漢博陵太守孔彪碑。爲靈帝建寧四年立。碑陰有故吏博陵屬之博陵縣某、高陽縣某。是博陵縣外。又有高陽。無饒陽。又案晉地

理志序云。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注云。桓高陽、高涼、博陵。靈南安、鄱陽、廬陵。檢郡國志。幷無此六郡名。高陽爲河間屬縣。鄱陽、廬陵爲豫章屬縣。高陽爲合浦屬縣。博陵卽蠡吾縣。地志之版籍。斷自順帝。止桓靈以後廢置。皆未載。僅博陵改郡。一見於此紀耳。晉志。博陵郡外有高陽國。注云。晉武置。南安郡。注云。漢置。鄱陽郡、廬陵郡、高涼郡、皆注云吳置。皆承漢末之制也。

左悺祠老子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壽昌案、悺已封上蔡侯。上蔡屬汝南郡。時悺之弟左敏方爲陳留太守。苦縣屬陳國。與陳留、上蔡皆接壤。故特遣左悺。以便其游省也。

黃龍見衍見字

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壽昌案、續五行志無黃龍見。但云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則黃龍是殿名。見字爲衍也。又攷志云。靈帝中平二年。南宮雲臺災。延燒嘉德和歡殿。是嘉德先爲署。靈帝時稱爲殿也。張衡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實曰嘉德。注。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

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

靈帝紀。中平六年八月。司隸校尉袁紹收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案、五年正月。永樂少府樊陵爲太尉。六月罷。二年。光祿大夫許相爲司空。三年。相由司空爲司徒。五年罷。此時何進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進被殺。中常侍張讓、段珪、矯詔以陵爲司隸校尉。相爲河南尹。紹

與叔父隗又矯詔召陵、相、斬之。大亂之際。政令無常。皆係矯詔。特袁紹事幸成。遂目陵相爲僞耳。

殺應作弒

獻帝紀。九月。董卓殺皇太后何氏。案、下初平元年正月董卓殺宏農王。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曹操殺皇后伏氏。此三殺字。皆宜正作弒。史筆之嚴。全特此字。不得以古殺弒兩字多相混。遂不加勘正也。

一歲三赦

初平三年五月丁酉大赦天下。袁紀作丁未。通鑑考異云。是年正月丁丑大赦。及李傕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再赦。然則五月必無赦也。壽昌案、五月再赦。范史必非誤。時賊臣造亂。政令不自朝廷。雖允有不再赦之言。傕擁兵在外。何難矯詔。故五月大赦。六月己丑復大赦天下。是時詔從李傕出。允亦何能止也。一歲且三赦矣。豈止再乎。

初置卽是復置

建安八年冬十月。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案立冬迎氣於黑郊。本後漢禮。章帝紀。建初五年冬。始行月令迎氣樂。以馬防奏請也。後以亂廢。至是復行之。本紀又云。初置司直官。案漢官儀曰。武帝置丞相司直。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建武十一年省。今復置之。是皆廢而復置。史書曰初。猶前書宣帝紀長樂宮初置衞尉。亦是復置也。

斬其踢頓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蹋頓注蹋頓匈奴王號何焯曰其字應衍壽昌案其字未可去蓋注明云是其王號若去其字轉於文義不顯

曹操書薨不書崩

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曹操薨三國魏志書王崩於洛陽案此書薨者范修後漢書陳書崩者修魏志也體例既殊載筆自異

後漢書注補正卷二

宮備不應作官備

皇后紀序汲古閣本作宮備七國殿本監本俱作官備壽昌案、注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云云則作宮備七國爲是

案厤

光烈陰皇后紀卽案厤明旦日吉壽昌案、古者以卜筮日占其吉凶至漢以來厤書具載不煩占筮也禮儀志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厤漢樂府焦仲卿妻古詩有曰視厤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卽此紀所云案厤也觀反支歸忌等具本書各傳注載最明

絕資氏婚

明德馬皇后紀白太夫人絕資氏婚求進女掖庭壽昌案、絕婚而求進女此事似相連而及豈三女中有一約婚於資至是始絕之邪馬氏各傳不聞與資他有婚姻事

賈貴人傳末攷證誤附於馬后傳

貴人歲給二千萬足矣攷證歲給二千萬句下一本有諸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終十一字宋本無壽昌案、此十一字在此句下殊不可解細案前後文乃是下篇賈貴人傳末之文賈貴人傳於賜錢二千萬後便無

究竟。蓋諸史並缺後事故不知所終云云。觀惠氏棟補注。可見殿本攷證。誤置諸此。殆因此賜錢二千萬。與賈貴人傳末之錢二千萬之文相蒙而誤。付刊時偶未精審耳。

新平主

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己過。案、顯宗十一女中。無封新平者。或後改封也。若諸王家主。太后何至引爲己過。

賞以財位

賞以財位。何焯云。位字疑。壽昌案、無疑也。財是錢幣。位自是官位。所謂爵賞也。如馬廖、馬防之加特進。馬嚴之拜將軍長史。皆在太后時。

息耗

竇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壽昌案、大戴記易本命曰。息士之人美。耗士之人醜。息生也。耗損也。即盛衰意。注訓善惡。微隔。

下意難問

和熹鄧皇后紀。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注。下意猶出氣也。壽昌案、注意隔。下意猶禮下氣怡色之謂也。難問。辨難詰問也。

呿應音是

湯夢及天而哠之注哠音是壽昌案、正韻善指切音視與舐同管子地數篇十口之家十人哠鹽、莊子人間世哠其葉則口爛而爲傷荀子彊國篇是猶伏而哠天注皆音是此紀中語正與荀子同又集韻音鬚廣韻同鼻息也博雅息也又集韻胡化切音吠與話同言也音義俱與此異

宮掖用紙

歲時但供紙墨而已案蔡倫造紙在永元年間元興元年始奏上此在元興前已流用於宮掖少復用札矣

塞應作寒

崇晏晏之政注尚書考靈燿曰文塞晏晏壽昌案、攷靈燿文寒晏晏第五倫陳寵傳注俱引之又郅壽傳傷寒晏之化注引鄭注云道德純備謂之寒寬容覆載謂之晏此注寒作塞古今字異也究作寒爲是殿本監本俱作文基晏晏非是

祐應作祜

而薄祐不天壽昌案、薄祐之祐宜作祜或以避安帝諱而改也今殿本監本俱作祐

叟皇后

孝崇叟皇后紀乃就博陵脅后爲孝崇皇后案、后始制於梁太后繼復爲梁冀所制雖子登帝位始終未得供養於京師也

長社益陽加封

長社、益陽、二長公主。案、二主是孝崇匽皇后之女也。因桓帝立而加封縣主。

鄧后以酖自殺

桓帝鄧皇后紀。八年。詔廢后。以憂死。案五行志云。二月癸亥。鄧后坐酖上送暴室。令自殺。則非但以憂死也。

父諱武

桓思竇皇后紀。父諱武。王會汾曰。下文有太后父大將軍武句。此處不復須注。且后父亦不當言諱也。明是後人添入。今照从宋本删。顧炎武曰。諱字衍。今案明監本各舊本。俱有父諱武三字。惟殿本無之。蓋照宋景祐本删去。且本兩家說也。壽昌案、此諱字非衍。是因上有諱妙之諱字。隨筆誤書。未及改正。若謂因下有太后父大將軍武云云。此處不復須注。則此三字在前。正以立案也。更不宜删。

從曾孫

宋后紀。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劉攽曰。案、宋貴人安得有從曾孫姓宋者。當是漏一父字。壽昌案、母之姊妹稱從母。子稱從子。其曾孫輩行。亦可稱從曾孫。猶今俗婦稱母家之姪孫姪曾孫無異稱。不能於其中加一父字也。惟但稱曾孫。更無有姓宋者耳。

何后書弒

王美人傳董卓因進酖弒而崩。壽昌案、此書弒。益徵獻帝紀書殺之爲傳刊誤。非范氏原書也。

王美人應稱靈懷皇后

王美人傳。於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爲靈。懷皇后。改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敬章帝陵、恭安帝陵也。據此。應稱靈懷王皇后。不比賈貴人、虞美人、俱未追尊置陵也。而安帝生母左小娥無傳。僅附於清河王慶傳中數語。稱左姬而已。

景初是景元誤

獻穆曹皇后紀。魏景初元年薨。案景初是魏明帝紀元。后尙存。常道鄉公紀元爲景元。后實薨於其元年。

公主兩條

顯宗十一女傳。皇女惠。永平十七年封武安公主。安帝尊爲長公主。壽昌案、來歷傳。延光元年尊歷母爲長公主。是殤帝卽位紀元。非安帝。

和帝四女傳。皇女利。元年封臨潁公主。案、下降賈建時。已在安帝元初元年。封臨潁長公主。

齊宣誤梁惠

劉聖公傳。緣木求魚。注。孟子對梁惠王曰。案、梁惠應作齊宣。

卒吏

劉盆子傳。屬右校卒吏劉俠卿。劉攽曰。案吏當爲史。說見上。壽昌案、赤眉當日不過羣賊耳。其稱名隨意

創造未必定諳漢制。卒吏之稱。宜亦有之。觀下號曰牛吏。尤爲吏字實據。豈可亦曰牛史之誤邪。

識命

王郎傳。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注。識命謂知天命也。壽昌案、識命者若今所謂算命人。王郎自詭明星麻。故引李曼卿以自重也。章懷注似誤。

郡字不可去

劉永傳。遂招諸郡豪傑。殿監各本無郡字。案下永署沛人周建等爲將帥。又遣使拜西防賊帥佼彊爲將軍。又拜東海董憲爲漢大將軍。皆諸郡也。似有郡字爲是。

龐萌傳應另書

龐萌附劉永傳後。不提行別書。殿監本俱提行。且有龐萌傳三字題目。毛本誤。

駮馬少伯

盧芳傳。其中有駮馬少伯。壽昌案、駮馬恐是胡人一種。如前書地志白馬氐羌之類。觀下率種人反叛可知。或謂賊之諢號如銅馬青犢之稱者。非也。

有國

王劉等傳論。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劉攽曰。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壽昌案、明言此數子之所爲。非有國之遠圖。何嘗不成文理。劉氏添經字。亦是常調。無味。

同時三李育

隗囂傳。殺莽鎮戎大尹。前書王莽傳。鎮戎大尹李育。卽此被殺者也。公孫述傳。有李育爲將軍。後降光武。儒林傳。李育曾事東平王倉。永平初年人。凡三李育。先後同時。

軍師

平陵人方望爲軍師。案軍中立軍師之名始此。是後凡行軍皆有軍師。方望甫至而囂業成。更始二年望辭去而囂遂敗。使望稍留。囂不至降更始而背光武也。望一去不再見。其識似高於范增。（惜其後以佐孺子嬰起兵敗而誅死。不得其終也。）

土作

隗囂傳。窮極土作。劉攽曰。窮極土作。案文當作工。凡興作不專在土也。壽昌案、土作卽興造土木之意。舉土以該木也。禮無作土功。亦指土木工言。土字似不必改作工。

叵應音頗

帝知其終不爲用。叵欲討之。注。叵猶遂也。壽昌謂常解不可爲叵。此或作頗解。亦可。因時尙遺書喻旨。未遽討。故不爲遂也。

父任宜先敍

公孫述傳。哀帝時。以父任爲郎。案傳宜云。以父仁侍御史。任太子舍人。遷爲郎。庶任字爲有根。侍御史亦

不能卽任子爲郎也。

關西字宜重

公孫述傳。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劉攽曰。案文多兩關西字。壽昌案、關西重兩字。屬下句。必不可少。時延岑據漢中關西之地。若但云所在破散。則疑漢中亦在破散之內矣。故必加關西字以別之。

殤作煬非本注

齊武王縯傳。子殤王石嗣。注。殤作煬。劉攽曰。案殤者不成人之名。今王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殤謚。蓋是煬字。壽昌案、殿本監本俱無殤作煬三字注。毛本有之。是因劉氏刊誤。而後人加之也。何敞傳。仍作齊殤王。注亦作殤。不作煬。知舊本固如是也。

鼠應作鼠子

城陽恭王祉傳。免歸國。注。鼠何敢爾。壽昌案、據語是詈太守之辭。鼠下應有子字。三國魏志王允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晥車志陸士衡詈盧充曰。鬼子敢爾。語氣正同。

劉失職

泗水王歙傳。茂自號劉失職。注。續漢志茂自號爲劉先職。壽昌攷殿監各本。正文亦作先職。獨毛本作失職。疑毛本爲是。若本是先職。則注何必更引續漢志以見異同乎。

下辨縣名注不誤

順陽懷侯嘉傳。還軍河池下辨。注下辨縣名。惠棟補注云。武都下有下辨道。班固曰。邑有蠻夷曰道。注以爲縣名。非也。壽昌案。前地志云。下辨道。續志作下辨。無道字。虞詡傳。自沮至下辨。是後漢時已去道字矣。且稱道字。亦卽縣名。爲武都郡屬縣之第九。尙有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皆縣名。皆屬武都也。惠氏既引班氏邑有蠻夷曰道之言。是已明指爲邑。乃謂注爲非。殆亦偶未照也。又案百官表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邑字屬上讀。惟續百官志云。縣有蠻夷曰道。非班語。惠亦誤引。王鳴盛引隸釋武都丞等題名。有下辨道長。任詩謂續志脫去道字。愚謂後漢用前漢地名。如崔駰涿郡安平人。此是前漢地志。若後漢則安平屬安平國矣。博陵太守孔彪碑。崔烈爲博陵郡博陵人。桓帝前無博陵郡。續志並無此名也。卽安知非碑刻隨筆乎。

平氏長公主

來歷傳。子定嗣。尙安帝妹平氏長公主。案平氏是淸河王慶之四女。名直得。王女皆封縣。稱長公主。以安帝卽位所封也。

竇日

鄧禹傳。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竇日不出。案六甲以甲子始周行一帀。至癸亥止。故謂爲竇日。禮月令。日竇於次。月竇於紀。亦歲終云竇也。

舞陰長公主

褒尙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案舞陰爲清河王慶之次女。名別得。

隈諸侯

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注引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謂隈諸侯也。劉攽曰。注隈諸侯。案隈當作偎。畏在獨斷也。壽昌案。諸侯位特進者稱特侯。見本書禮儀志。侍祠侯又見弘奮、劉般等傳。又般嗣爲侍祠侯。還爲朝侯。百官志。注引胡廣制度曰。是爲猥諸侯。不云作偎也。隈偎猥通用。古今字也。又案作猥似較合。廣雅。猥衆也。

喪服

鄧騭傳。安帝永初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騭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及薨。騭等復乞身引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騭等既還里居。並居冢次。閭至孝骨立。有聞當時。案時值永初三年。詔大臣行三年喪。故騭上書得請。而兄弟廬墓終喪。貴戚中尤難得。又案桓郁傳云。肅宗卽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郁子焉。安帝永寧中。馬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奪服拜官。周磐傳。和帝時。以思母棄官還鄉。母歿。哀幾毀滅。服終遂廬墓側。此皆永初以前事。其載在漢碑者。司隸魯峻以母喪乞身廬墓。繁陽令楊君、上虞長度尙、皆以叔父憂去官。此事度尙傳未載。西鄂長陽弼以伯母憂。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統。郃陽令曹全以同產弟憂。廣平令仲定以姊憂。皆解官而歸。凡此皆可補史之闕。

白蓋

蓋白蓋雙騎門生輓送注白蓋車也案續輿服志云二百石以下白蓋又云近小使車赤轂白蓋此追捕考案所有敕取之車也又云其送葬白輦已下灑車而後還

治理

治理有聲劉攽曰案他處無治理並出者蓋本以理字代治後人誤兩存之壽昌案前書循吏傳序故二千石有治理之輒以爾書勉厲朱博傳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是治理兩字范卽本於班也貢父偶未檢勘遂疑無治理並出亦殊疏舛

同門生

寇恂傳同門生茂陵董崇案同門生當爲師門共學之稱論語包咸注曰同門爲朋皇侃疏曰同處師門曰朋觀後恂好學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是崇必素與恂共學者也亦見王丹傳

荀士極死

寇榮傳荀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案荀生猶禮曲禮臨難毋苟免之苟袁宏紀極死作殛死竊意與苟生字義舉似從極死爲順極卽孟子極之於所往之極書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殛死與嗣興皆對舉句也

注引新序不合

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壽昌案異所引或他出古書今失傳也文法與新序異注引新序證此語而云義亦通則誤以異引新序而改其語矣恐非

忸怩

忸怩小利注忸怩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怩復爲之也忸音尼丑反怩音逝壽昌案忸猶狃也亦慣之意今吾長沙鄉音尚有慣怩二字怩讀作逝殿本監本怩字从犬不從大又案此字應从犬从大者音太卽汰侈之汰也一作忕晉書何曾傳劉毅劾曾侈忕無度又左莫敖狃於蒲騷之役杜注忸怩也足徵忸狃亦古字之相通者

橫被四表

橫被四表壽昌案前書王莽傳莽奏曰昔唐虞橫被四表文選西都賦橫被六合與此詔所引同又前書蕭望之傳黃霸于定國等議曰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今尚書俱作光鄭注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是漢時亦作光案橫有光音前書橫桀注橫音光

後漢書注補正卷三

莫府

吳漢傳。及漢至莫府。注。莫大也。壽昌案、莫讀如幕。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索隱曰。崔浩云。將帥理無常處。以幕帝爲府署。故曰莫府。字當作幕。

大夫字衍文

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注。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壽昌案、大夫二字衍。

勃亂

何意臨事勃亂。胡三省曰。勃與悖同。壽昌案、左傳。其與也勃焉。杜注勃盛也。一作悖。足徵勃悖古字通。前書疏廣傳。老諄。注諄惑也。諄即悖也。

從卽縱

臧宮傳。宮因從擊大破之。劉攽曰。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壽昌案、劉說雖是。不知從卽縱。漢讀原不分兩字也。朱浮傳。從圍城而不救。言縱賊之圍城而不救也。虞延傳。賓客放從。言放縱也。又宗果以侈從。皆是。前書李廣傳。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縱游獵也。是從讀若縱。觀史記廣傳。作將數十騎縱。可知。禮記。欲不可從。釋文云。從。足用反。放縱也。此從擊。卽耿弇傳之伏兵起縱擊。但傳寫稍異耳。

大意

耿弇傳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案大意卽大志也

度卽渡

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壽昌案度卽渡也前書賈誼傳猶度江河亡維楫卽此度字下文弇度河王霸傳乃令護度皆是

兜懼

城中兜懼注兜恐懼聲音呼勇反案左傳僖二十八年曹人兜懼杜注兜兜恐懼聲音凶勇反正文用左傳字章懷音訓卽用杜注但節去一兜字

薦食

弇敕諸將皆薦食注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薦中食也案此亦用左傳僖二十八年秣馬薦食杜注早食於牀薦也注引音義同

先侯

耿國傳先侯愛少子霸壽昌案上疏應稱先臣其稱先侯殆爲讓爵之故特稱侯以明之

追行喪服

耿恭傳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服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釋服案此卽後世百日穿孝之制也

喪服三年

姚期傳。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壽昌案、期服喪在西漢末年。雖時不行三年喪。而如期之能服喪。亦爲鄉里稱重也。

相恃

王霸傳。而捕虜與吾相恃。壽昌案、馬武恃霸之援。霸軍亦恃武之助。故云相恃。時武官捕虜將軍。

備猶防

祭遵傳。當備祭遵。壽昌案、說文。備猶慎也。書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大戴記小辨篇。事戒不虞曰知備。郅惲傳。無掩人不備。備猶防也。言慎防之也。亦作避。鮑永傳。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是也。

奇衣

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壽昌案、奇衣即禮記之所謂異服也。左傳。龐奇無常。杜注雜色奇怪非常之服。

五經大夫

奏置五經大夫。考續志有五經博士。祭酒秩。祭酒秩六百石。無大夫。或奏而未行也。一稱學官祭酒。見劉寬傳。又蘇竟傳云。爲博士講書祭酒。注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講尚書祭酒。

存見

存見夫人室家。案、謂帝臨存而召見之也。前書嚴助傳。使重臣臨存。本書馬援傳。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

曹操短歌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頭首

祭彤傳斬送頭首。壽昌案、頭首其酋之首也。頭卽下所云賊之魁帥也。凡長其曹曰頭。唐書儀衞志。十二行仗頭皆一人。百官志。勳官以彊幹者爲番頭。兵志又領以都將曰都頭。此頭字可類推。後世猶有頭人之稱。

旅卽膂

王梁傳旅力既愆。壽昌案、旅力既愆。引秦誓語。注從孔傳訓旅爲衆。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傳說非也。旅與呂同。漢書律厤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呂助黃鍾宣氣而孚物也。是旅呂音義同也。說文呂部云。呂。膂骨。重文作膂。云篆文呂从旅从月。膂骨爲人身之幹。所以統會諸骨。故膂強則身健。此良士頭已白。故不強。案王梁既乞骸骨。必年已老。則旅从膂訓尤宜。

張立字誤

網羅張立之情。立字下注一作玄。案、時隗囂遣辨士張玄游說。光武察玄所說。而以璽書詔融。故有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云云。此立字可正作玄。無庸注也。

內黃公主

融長子穆。尙內黃公主。壽昌案、世祖五女。無封內黃者。俱載所適。亦無適竇穆者。或如泚陽爲東海王女。

此是他王女、遺其父名邪。漢制。王女亦稱公主。惟封鄉亭不封縣。而內黃、泚陽、皆縣名。東平王蒼傳。奮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是也。

竇勳被誅

勳亦死洛陽獄。攷竇固傳云。父勳被誅。馬嚴傳。奏言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而此云死洛陽獄。殆議罪應誅。未及服刑而先死獄中也。

匈奴河水

至匈奴河水上。劉攽曰。案匈河水。多一奴字。前書匈河去令居千里。壽昌案、前書匈奴傳云。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功臣表、趙破奴傳。俱作匈奴河將軍。其偶稱匈河者。省文也。劉說不確。

上德

昭銘上德。注。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壽昌案、上德君上之德也。上云紀漢威德。下云熙帝載兮振萬世。皆是此意。銘功而歸美於君。體裁應爾。注意非是。

馬改莽後仍復姓馬

馬援傳。曾祖父通以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伏誅。前書作莽何羅。是也。惠士奇曰。馬。前書作莽。莽馬音同。古文通說者。謂明德后惡之。改字爲莽。非也。壽昌案、武帝至後漢光武、更八帝。將一百五十年。而馬通至援。尙止四代。恐其世系尙有未確。至馬易爲莽。本前書武帝紀注。孟康說。胡三省注通鑑引之。檢前書

武帝紀征和三年昭帝紀始元二年西域傳下卷俱作馬通則孟說自可信惠棟之非也

俑人

如俑人形案俑字殿監各本俱作偶非也玩注訓與音可知

反復勝

如卿言反復勝邪壽昌案嚴始聞帝不如高祖意必喜之今聞其所不如乃如此故曰反復勝邪言若如所言不反復勝於高祖邪何焯曰高帝曠宇誠非世祖所希若吏事則王莽以吏不賦祿侵牟小民又法令數更不知所守因以致亂不得不先致意高帝時則天下方苦秦法網之密宜一切且從闊略亦各因其時耳予案義門先生此說雖正論而伏波當時措詞意正不如此伏波特作此抑揚語以歆動嚴其說不如高帝處正帝之勝處若眞謂不如豈不喜飲酒亦不如高帝之喜飲酒爲勝邪故嚴亦明此意乃曰如卿言反復勝邪伏波聞言後不再置辨意亦了然

復塞外侯王號

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壽昌案塞外各侯王君長新莽時皆貶其位號故援皆奏復之

重蒸

毒氣重蒸劉攽案文重當作熏壽昌案重蒸言下潦上霧兩重相蒸也不必改熏

故字不誤

馬嚴傳。習騎射。注。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云云。劉攽曰。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壽昌案、東觀記原文。四年叔父援乃將嚴西云云。嚴從其故門生云云。俱主援立說。其字卽指援。援之故門生也。注係截引。故字句微閱。

罔養

更共罔養。注。罔養猶依違也。壽昌案、罔養猶混養也。毛詩。中心養養。孔疏云。養養然不知所定。卽此注訓依違之意。

馬續成天文志本傳不載

續字季則。案、續奉詔繼班固成漢書天文志。見曹世叔妻傳。而此傳反不載。

舉善而教

卓茂傳。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案、風俗通。汝南太守歐陽歙下教云。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三國魏志。徐邈傳。詔曰。舉善而教。仲尼所美。顧劭傳。舉善以教。風化大行。知漢魏以來。讀論語法。師承皆如此。

伏湛疏引詩語

伏湛傳。湛上疏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壽昌案、湛之祖理。受齊詩學於匡衡。湛少傳父業。

此應是齊詩說也。與毛傳義略同。惟毛傳仇匹也。鄭箋云。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正義云。當詢謀於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女之兄弟。似箋傳意微異。伏引詩作弟兄。與方爲韻。必齊詩如此。毛詩作兄弟。陳奐毛詩傳疏。亦改此作弟兄。然觀鄭箋及正義俱作兄弟。知毛詩固如此。不得妄改也。

束修

自行束修。訖無毀玷。壽昌案、前書王莽傳曰。自初束修。師古注曰。束修謂初入學官之時。蓋漢時必年十五而始入學官也。故注云年十五以上。

殺應作弒

曹操殺后。案、后伏后。殺字應改作弒。

殺應作簒

伏隆傳。乃者賊臣王莽殺帝盜位。案、殺字應正作簒。

司徒應有大字

祭茂傳。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案、建武二十七年。始稱司徒。去大字。此句司徒上無大字。脫也。馮勤傳。司徒侯霸。脫大字同。

監非監伯

郭夏祖父監伯父游君幷修清節不仕王莽壽昌案華陽國志曰監烏桓校尉是名監不名監伯也惠氏補注以伯字連上讀則以監伯爲名恐誤

代本名世

趙熹傳長子代給事黃門壽昌案代漢官儀及和帝紀皆作世此唐時避諱而改代名也

王丹輕侯霸

王丹傳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壽昌案君房侯霸字霸爲侯淵族子仲回之輕君房豈以君房之族父曾爲大常侍與石顯等同流而君房又以此任子出身故不屑與之交邪

軌同宄

杜林傳今憲律輕溥故姦軌不勝注左傳曰凡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案此在左傳成公十七年軌卽宄虞書寇賊姦宄史記作寇賊姦軌集註鄭氏曰由外爲姦在內爲軌周禮秋官司刑鄭注同但軌作宄耳

買符

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注買符非眞符也壽昌案符豈可以僞爲若非眞符必致犯法丹豈肯蹈之買符是以錢向官吏乞請得之注謬

公孫拔非枝

吳良傳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注公叔文子衞大夫公孫枝之謚也殿本他宋本俱作公孫拔此與監本皆

作公孫枝。非是。宜改從拔。案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衞大夫公孫枝。皇本枝作拔。釋文出公孫拔云。皮八反。禮記檀弓下。公叔文子卒。鄭君注。文子衞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疏引世本亦作拔。困學紀聞亦云衞公孫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是王伯厚所見本尙作拔字。養新錄云。公孫文子。朱註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爲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衞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卽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王伯厚所見。亦是誤本。據此。則集解集注諸本枝字。皆形近傳寫之譌。又云。案此疏中作技。尤誤。壽昌案、殿本攷證引毛奇齡論語稽求篇。以證作拔不作枝。奇齡平日專攻朱子。故力闢集注。而不知朱子舊本。原未誤作枝也。攷證又云。明代國學生有罰修十三經注疏壞板者。改拔作枝。以傅會朱注。予案卽有此事。亦必是國學生見坊行本多作枝。轉認拔爲誤字。使改正。不必定從朱注起見也。

鄭均傳

後漢書鄭均傳。兄感其言。遂爲廉潔。下云。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壽昌案、此處無兄卒二字。於文義不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妻。出令別居並門。章懷注引之。義較顯然。孤兒兄子四字。於文複晦。應作養兄孤子。又惠補注引通典。太宗以嫂叔無服。侍中魏徵等議曰。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案傳無其見必冠事。當在衆漢書也。壽昌案、馬援傳。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則事嫂必冠。語相合。而是馬非鄭。葢魏徵等仍引鄭均事。隨筆點綴。微有誤。補注可不必引也。

注引謝承書有誤

趙典傳典病卒使者弔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賜印綬謚曰獻侯注引謝承書曰靈帝卽位典與竇武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壽昌案傳敍病卒後弔祠贈謚則典必非下獄自殺謝承書誤也

傳注俱有誤

蘇竟傳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注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講尚書祭酒壽昌案傳云竟以明易爲講書祭酒是當講易非講尚書也前書王莽傳六經祭酒各一人長安國由爲講易平陽唐昌爲講書俱無蘇竟名且莽置祭酒已在新室時非平帝世此傳與注恐有誤

馮豹事與東觀記微異

馮豹傳後母惡之常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東觀記云後母惡之常因豹病夜臥引刀斫之豹正起中被獲免此蓋各逐所聞書之記較本書微詳耳

避二鮑語

鮑永傳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案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引漢書原脫後字鮑永辟鮑恢爲從事京師語曰貴戚斂手避二鮑東觀記作詔策曰貴戚云云壽昌攷本書作帝語爲是不得爲京師語尤不得有詔策

鮑昱乘驄

鮑昱傳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案廣博物志卷六十七司隸校尉鮑宣子永孫昱並爲司隸及其爲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樂府詩集卷八十五所引同本傳未及此事

祇悔

郎顗傳務消祇悔注祇大也顧炎武曰祇訓大非也惠棟曰侯果易注云祇大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非復故故无大咎章懷之訓蓋本侯果壽昌案韓康伯注曰祇大也訓較侯果尤明此章懷所本

戊亥爲天門

郎顗傳涉歷天門災成戊己注云戊亥之閒爲天門也傳又云詩氾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驗注云天門戊亥之閒乾所據者劉攽於成戊己句云戊當作戌注云戊亥之閒是也壽昌案劉說誤戊爲戌己當作何解也顗奏便宜七事在陽嘉二年爲癸酉下卽爲甲戌乙亥故云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己往將遂驚動其云成戊己則指戊寅己卯必成災也無單改戊字爲戌之理

薦黃瓊李固語皆誤

又上書薦黃瓊李固云臣伏見光祿大夫黃瓊又云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又云復怪其不時遷任攷瓊傳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通鑑永建二年以瓊爲議郎永建二年至陽嘉二年只七

年。瓊拜議郎。卽遷尚書僕射。何煩顓薦。其生平亦未爲光祿大夫。誤一也。瓊拜官已先於顓七年。而謂入朝日淺。誤二也。瓊是時年尚壯。亦無家難。而謂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誤三也。瓊官議郎後。卽遷擢。並未降官去職。而謂其不時遷任。誤四也。至云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攷周傳。陽嘉二年。公卿舉周對策。時以周爲議郎。出爲廣漢雒令。是更無用顓薦。而奏求特徵何也。此傳語多有誤。

郭解有後

郭伋傳。高祖父解。何焯曰。解已族。安得有後。范之疏至此。壽昌案、此說非也。解雖云族。不過一時官刑。不必盡□其苗裔。且以解當時豪俠。必有感恩而藏其遺孤者。范去漢未遠。所見藏書必多。序人世系。當有所本。未可遽議其疏。莽何羅以謀逆被誅。而馬伏波之族大興於後漢。何羅罪亦在夷族者。

一介

杜詩傳。本以史吏一介之才。注書曰。如有一介臣也。壽昌案、一切經音義十五引易劉瓛注云。介微也。虞翻易注云。介纖也。孟子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左傳一介行李。唐王勃滕王閣序一介書生。卽此。似不宜引一介臣。

儵應作倏

樊儵傳。儵字長魚。劉攽曰。儵當作倏。以其字與其弟名鮪合之。作倏無疑。壽昌案、東觀記本作倏。不作儵。

舉孝廉限年法

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蓄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壽昌案後順帝陽平初年尚書令左雄立孝廉限年課試法云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帝從之班下郡國皆本樊儵之此言也當時儵此言顯宗雖從之未能立法故尚不行

郴梵衍郴字

次子郴梵爲郎案下止云梵字文高無郴字東觀記同是明衍郴字葢林旁涉梵字頭邑涉郎字旁而誤也

準唐本一作准

樊準字幼陵注準或作准是唐初已出准字或謂宋避蔡準寇準諱始用准代準稱平准務者非也案呂氏字林仌部准平也與準同漢桐柏淮源廟碑准則大聖是漢已出准字又不止樊準之名然漢碑中省俗寫頗多不可據即桐柏碑中奉祀禱絜之禱字亦字書所無所謂鄉壁虛造之字也字林准字郭忠恕佩觿古今韻會皆引之玉篇及漢隸字源云準俗作准廣韻集韻並云准俗準字而正韻軫部准準兩字並存則以准即準之重文也

後漢書注補正卷四

華首

樊準傳。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注。皤皤。白首貌也。又注。華首。白首也。壽昌案、今書作番番。不作皤皤。皤訓白。華不得又訓白。明華爲黑白相雜之貌。所謂蒼髮也。禮玉藻。大夫元華注。華黃色也。陳蕃傳。謇愕之操。華首彌固。注引新序。齊宣王對閭邱卬曰。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故世亦謂之華顛。

自多

朱浮傳。浮性矜急自多。壽昌案、自多。猶自滿也。注作多自取。全非本意。左傳。君子不欲多上人。

豕白頭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壽昌案、文選。白頭豕。李善曰未詳。蓋此是俗諺也。初學記二十九引東觀記。即此書語。案黃河以北。豕皆黑毛。無白者。至南方則豕多黑白相雜。亦有純白者。故有遼東白頭豕云。至今驗之猶然也。

自捐作自損

自捐蔵時。殿本考證監本作自損。日知錄曰。損當作捐。今從改。壽昌案、文選作捐。毛本此傳亦作捐。不始於顧氏之日知錄也。

朱浮傳論

朱浮傳論追感賈生之論注引賈誼曰云云末云焉得長者之言哉注引前書龔遂傳語惠棟曰如章懷注則似以朱浮議諷爲長者之言也然上言追感賈生云云又云焉得長者之言也意相同恐未然也范于循吏傳序曰建武永平之閒吏事刻深故朱浮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其意謂二帝不能崇長者之治與此論略同也壽昌竊意此惜浮之明於料時事而不能保身也若使得如龔遂有王生爲之畫策使天子得稱爲長者之言安得卒攖帝怒而死也章懷引證是而未別加論釋故注意不顯惠說亦誤

鬄剔

馮魴傳皆自鬄剔說文髡與鬄同髮也類篇鬄剃也剔說文解也音惕

獲嘉長公主

杜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案獲嘉顯宗長女名姬杜魴子也

椽吏作史

虞延傳延率吏椽史殯於門外劉攽曰案郡有椽有史總名爲吏此宜爲史壽昌案殿本因此遂多出一吏字且改下吏字爲史也毛本作率椽吏無上吏字是舊本無誤也

王況

司徒玉況辟焉注引謝承書云云攷證案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以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謝承書誤壽昌案此是何氏焯引困學紀聞卷十三之說攷光武紀玉況以建武二十七年薨謝書云永平十五年玉況尚爲陳留太守又云章和元年詔以況爲司徒章懷兩引之而不明其非太疏而亦可見承書之未足信也

焦貺

鄭宏傳宏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案袁宏紀曰宏事博士陳留焦貺門徒數百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貺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也壽昌謂宏不獨爲貺識拔貺之妻尤知之於先宜宏於貺死後報其妻子也惟傳云宏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則貺應爲會稽人袁紀作陳留人有異至紀作博士此作太守則袁紀述其始傳述其後也

節去七語

梁統傳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壽昌案東觀記此兩句上無是以二字放殺作放竄下尚有是以五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鞭扑不可弛於家刑法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七句本傳皆節去

開可

不宜開可案開啓也謂啓其端也荀子富國篇開其源即此開字意言不宜開嚴刑之端而可其奏也

若卽或

願得召見若對尙書近臣口陳其要案、若對之若卽或也是今之所謂雙請。

統奏不報

議上。遂寢不報。壽昌案、光武紀建武二年三月特詔省刑法三年詔所名捕皆不得繫五年大赦天下又詔出繫囚皐非犯殊死一切勿案五年詔三輔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皆十二年以前事自梁統陳奏雖經公卿駁議上寢其言然從此終帝世無赦除之詔也。

舞陰長公主

梁松傳尙光武女舞陰長公主案、舞陰名義王爲世祖之長女。

臨喪

梁商傳帝親臨喪案東觀記帝作誄曰執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元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此傳無作誄語。

口吟舌言非口吃

梁冀傳口吟舌言注謂語吃不能明了壽昌案、非口吃之謂也口吟口中喁喁私嚶聽之不絕聲審之不成句傷寒論中所謂鄭聲也舌言言出口卽歛不明白宣示所謂含胡也皆奸人相也。

塞口

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注安慰放家。欲以滅口。壽昌案、放呂放也。爲冀父商所親客。短冀於商。冀遣人刺殺之。而又恐商知。迺推疑於放之仇家。而以其弟禹爲令。注故云云。然殺之則可曰滅口。既官放弟以安慰其家。是塞口以泯怨也。注云滅口誤。

牋檄

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案、百官上冀稱檄者。釋名釋書契云。檄激也。下官所以激邀迎其上之書文也。

五年再殷

張純傳。五年而再殷。注引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云云。惠士奇曰。三年五年之說。周禮無文。許氏說文。以爲出於周禮。殊不可解。壽昌案、許氏在漢時。周禮古本尚存。不能以今時所傳周禮概之也。

持應作治

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壽昌案、梁商傳注引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持字與此同。盖字本作治。章懷避諱改作持。治讀去聲。故持亦非嫌名。

奚斯頌魯

昔奚斯頌魯。攷甫詠殷。注。韓詩曰。新廟弈弈。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壽昌案、奚斯魯大夫公子魚也。見左傳閔公二年。毛詩傳云。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是本言作廟。此本韓詩說。以頌魯爲言。則云作詩也。自漢魏以來。主韓詩說者頗多。揚子法言。公子奚斯。晞正攷甫。班固兩都賦序。奚

斯頌魯。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故奚斯頌僖。歌其魯寢。文選兩注。皆引韓詩。曹植承露盤銘序曰。奚斯頌魯。宋鮑照河清頌。藻披歌頌。則奚斯之徒。其見諸漢碑者。度尙碑。於是故吏感清廟之頌。嘆奚父之詩。張納功德敍。庶慕奚斯之善。共論敍紀。著休烈。費汎碑。感奚斯之義。楊震碑。故敢慕奚斯之追述。劉寬碑。有感殷魯沈德之頌。掾民校尉熊君碑。公子奚斯。追羨遺蹟。紀前勳。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父之善。張遷表。奚斯讚魯。考父頌殷。楊統碑。攷斯之頌儀。皆承襲此語。用韓詩。

康成傳有誤

鄭康成傳。壽昌案、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一語。此不應出之康成。後見錢氏曝書雜記云。攷陳仲魚元刻後漢書。康成本傳。無不字。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康成祠碑云。吾家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之語相合。今本作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乃刻之誤。此一字關係先賢不小。此善本之所以可貴。而善讀者必須善校也。又金石萃編卷七十六。所載史氏碑文。及阮文達山左金石志跋語云。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產。爲父母羣弟所含容。始得去廁役之吏。游學周秦。故傳曰。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舍。父怒之。而已云爲所容。儒者之言也。范史因爲父怒。而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然案有元刻可證。則亦非范史妄加。是誤刻者誣康成而並誣蔚宗也。

鄭益恩非死黃巾

元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壽昌案、本傳。建安元年。康成

後常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有云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傳末云康成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案孔融傳董卓舉融爲北海相又云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案此初平二年事據傳云云益恩赴難當在此役時康成年六十五距建安初元益恩亡已五年矣何能康成七十時尚有書戒之若七十兩字爲六十外概辭則傳明稱建安元年且書中案之禮典便合傳家語正引曲禮七十曰老而傳之文惟案融傳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康成遣子益恩赴難或卽此時范史誤袁譚二字作黃巾耳

鄭興西歸

鄭興傳興迺西歸隗囂虛心禮請劉攽曰案文少一囂字壽昌案劉讀作西歸隗囂故云少一囂字竊意興因東道不通故西歸耳若云西歸隗囂則是興自投身於囂又何待囂之虛心禮請且云恥爲之屈也何氏焯亦云隗囂下疑當重一囂字說誤同劉氏

昭不必改招

昭速禍患劉攽案文昭當作招壽昌案昭明也言明速禍患也不必改作招速卽有招意

人不聞於其父母爲孝

范升傳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爲孝壽昌案論語何晏集解引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

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此傳升奏記所引。則以人不非閒其父母爲言。章懷注就其說引而申之。古人師授各殊。故立訓亦異也。與今行朱子集注義各有當。何注所引陳氏。當卽陳羣。

簡紙互用

賈逵傳。賜與簡紙經傳各一通。壽昌案、簡是舊傳。紙是後寫者。自是遂多用紙。而竹簡希矣。

弟子門生

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壽昌案、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見集古錄。又案鄭康成傳。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又有高業弟子。康成沒。門生相與撰其問答諸弟子之詞。依論語作鄭志。李固傳。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證其枉。及固死。陳屍於路。固弟子郭亮負鐵鑽乞收固屍。此足證弟子與門生有別矣。

弟子代師出妻

桓榮傳。注引謝承書云云。榮妻無子。何湯以弟子代爲去之。而更娶。壽昌案、漢法以無子出妻爲常律。若在後世。駭人聽聞矣。又案、漢時頗多夫婦之獄。如馮衍兩出其妻。黃允附貴出妻。妻臨出。對衆詆其穢行。遂被廢終世。范升爲出妻所控。被繫幾困於獄。殆一時風氣使然。榮之出妻。或別有不得已。非但以無子也。

劉平孝母

劉平傳。先敍平孝其母。並不及父。豈賊至時。其父先已遁去邪。其父既有避賊之地。何以其母不隨去邪。此時遭父喪。不聞其母何在。或已前死也。

必給

江革傳。莫不必給。攷證。必給必當作畢。壽昌案、必給猶定與之。無或與或不與者也。似不必改畢字。此蓋因第五倫傳內有莫不畢給之語。故欲改從一律耳。

汝墳詩注

周磐傳。常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案、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云云。毛傳亦云頩赤也。勞則尾赤。列女傳。周南妻傳。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云云。說與韓詩同。此可補注所未及。

廣平相非太守

班彪傳。父稚。時爲廣平太守。壽昌案、稚前漢書作穉。廣平太守。前漢作廣平相。此作太守。誤也。漢哀帝時。廣平爲國非郡。有相無太守。

不記其字

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壽昌案、不記字注。於本文蕭、曹、陳平、董仲舒之外。引衞青、張釋之之類。亦未備。他不具論。最著者。如韓信、樊噲、張蒼、周昌、卽竝時之李廣、賈誼。史記亦皆未有字也。蓋古人稱

名字不甚顯或前已遺之無從補載非不暇之謂也若縣而不郡蓋郡所同也縣所獨也舉縣而郡可知非若同名之縣必載郡名始別之也

察廉

後察司徒廉注察舉也司徒薦爲廉王爲汾云案正文及注廉字上皆脫一孝字前云舉司隸茂才注司隸舉爲茂才也文法正與此同壽昌案言察於司徒知其廉注云薦爲廉亦薦其廉也若孝廉當云舉不當云察亦不得云薦也攷前書敍傳班況舉孝廉爲郎稱舉不稱察班彪惟云舉茂材無舉孝廉事若有之固不應脫此事不載足徵此是察廉非脫孝字也

執易秉

班固傳蓋清廟之光輝注引詩濟濟多士執文之德壽昌案今周頌文作秉文之德此注作執義同而字異蓋唐傳本與今不同攷唐石經亦作秉不作執豈章懷時與開元又異邪下傳典引對越天地者注亦引詩作秉文之德不作執唐諱昞秉與昞同音嫌名也唐於丙之字作景可證後注引詩仍作秉者或時未得悉避或是後人回改俱未可知又案章懷當日勢有難悉避者如後楊秉之類難改人名此外因遂有避有不避耳

載記

班固傳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壽昌案樂資山陽公載記晉書十六國

載記。史以載記立名本於此。

許少秦成

西都賦。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注未詳。文選注同。錢竹汀先生養新錄云。漢書古今人表下中有許幼。豈卽許少乎。壽昌案、史記。范雎說秦昭王。夫以烏獲任鄙之力。荆成夏賁之勇。注。許愼曰。荆成古勇士。此疑以秦昭之秦字。誤加於荆成。故曰秦成也。

漢行

示我漢行。壽昌案、示我周行。卽此句所本。行字讀如本音。漢作朝代解。與周行解異。孔安國論語注。以周親作周朝解。與此漢行同意。毛詩傳於周道等句。多作周朝解。漢人說經。喜從實處說。蓋相傳家法如此。

草昧

同乎草昧。注引易曰。天地草昧。壽昌案、今易作天造草昧。荀爽注謂陽動在下。造物於冥昧之中也。鄭注造成也。漢人無作天地者。此注恐有誤。

狷訓狂狷誤

第五倫傳。不勝愚狷。注。狷狂狷也。揚倫傳。苟肆狷志。注同。壽昌案、狂與狷是兩等人。不能訓狷爲狂狷也。范冉傳。以狷急不能從俗。陰與傳。豐亦狷急。注。狷疾也。是也。

枕杜

鍾離意傳樂棳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杫注杫音思漬反方言云俎几蜀漢之交曰杫壽昌案、方言注杫郭璞音賜集韻亦作椸謂板施於礎上柱下者博雅亦書作柶云闌也機也此爲近之於臺上枕門闌不必有俎几可枕也

公主無封侯事

東海恭王彊傳以臣無男之故處臣三女小國侯注卽婦人封侯也若呂須封臨光侯蕭何夫人封鄸侯之類壽昌案、此注誤也漢制皇女封縣公主視列侯諸王女封鄉亭公主視鄉亭侯彊長女泚陽公主適竇勳泚陽爲縣視列侯故云小國侯也餘二女無攷想亦封縣公主矣東漢並無婦人封侯之事後東平王蒼五女皆封縣公主亦異數也

輔將

東平憲王蒼傳辱汙輔將之位壽昌案、文多稱輔相此稱輔將者時蒼自以輔政且拜驃騎將軍也故乞上驃騎印綬

少府給璧

朱暉傳東平王蒼正月朔旦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案禮儀志歲首朝賀公侯璧蔡邕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又決疑要注曰古朝會皆執贄侯伯執珪子男執璧漢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茲云公侯璧則無所爲珪但有璧而已公侯三公之璧想皆自備惟藩王則由少府給之也續百官志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

寶貨珍膳之屬。潛王亦與中服御諸物等。故少府所掌也。東平王朝正。當是章帝建初七年。

當宜並用

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劉攽曰。案文當與宜不須並存。合去當字。壽昌案、古人多重文以申意。如尙猶愈益豈況等類。不可勝數。卽當宜並用。亦不止此一處。不必去也。後何敞傳。宜當克己。以疇四海之心。亦宜當兩字連文。

張安世稱張子孺

朱穆傳。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王懋竑謂張安世字子孺。而邴吉名安世不名者。章懷避諱所改也。壽昌案、王說爲信。觀章帝紀注張子孺領尙書事。及本注。益可知。或謂上語遠則聖賢履之上世。世字未避何也。蓋太宗取名世民。原相傳有濟世安民之語。故於安世名避之尤要。不惜改正文也。

手握兩語

太學書生劉陶等訟穆。奏有曰。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八字。本書宦者傳序卽用此語。

晏晏頎君無別

何敞傳。敞奏記太尉宋由。有曰。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案書文思安安。作晏晏。鄭注引考靈燿云。寬容覆載謂之晏。漢人以頎君上屢見本書。卽敞上疏。亦云陛下履晏晏之恣。茲頎宋由如此。固其時無語忌。亦何不少加別擇也。

挾同夾

挾幼主。壽昌案、挾與夾同。卽夾輔之夾也。本書劉陶傳。挾輔王室。亦作挾。

關卽欒城

張禹傳。會赤眉攻關城。壽昌案、關爲前漢常山郡之縣屬十二。後漢改曰欒城。建武初尙未改。故禹祖況爲常山關長。

其下亦作其居

室廬相屬。其下成市。毛本其下作其居。壽昌案、居字亦有義。尤與室廬句相應也。又注引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劉攽曰。案文多一守字。壽昌意守舍是守田之舍。卽守望相助之守也。

闟登

張禹傳。禹以太尉兼衞尉。留守。注。賜闟登具物。壽昌案、史記。秦趙良曰。持矛而操闟戟。登旁車而趨。索隱亦作鈒。胡三省音翕。此注賜闟登具物。殆賜護衞儀節之物。與服志有闟豬車。注。魏文帝改曰闟虎車。又有鳳皇闟戟。注。薛綜曰。闟之言頗也。取四戟函車邊。朱一新云。案闟登當卽是龍虡。龍虡後出字。闟登其本字也。闟與闟同。文選司馬遷報任安書。任昉奏彈劉整文。內闟茸皆作闟茸。說文新附有龍虡字。蓋卽闟登之俗。本書西域傳。又有細布好龍虡。注引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案釋名本作榻登。說文無榻字。見於大徐新附。古或借闟爲之。孟郁修堯廟碑。石闟二坐。闟卽榻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出龍虡字。注云。毛席也。施之於壁。因以名焉。經文作闟。知闟卽龍虡也。

後漢書注補正卷五

先人是先民改

張敏傳詩美先人詢於芻蕘案用詩語本作先民此唐避民字諱改字注同

矍然非懼然

袁安傳從事懼然而止注懼音九具反壽昌案袁宏紀及毛本懼俱作矍蓋矍本訓驚視貌卽懼也若作懼注何必音九具反也

從師二字不應刪

袁閎傳閎弟宏字勑甫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師不應徵辟終於家殿本攷證云案徒步師門卽從師也復稱從師不成文從宋本刪壽昌案明監本毛本俱有從師二字蓋徒步師門宏問業不欲以車乘往也從師不應徵辟必其師亦高尙而宏從其不應徵辟之節也雖似一語而實兩事不宜刪去二字

貪與探同

郭鎭傳論捨狀以貪情注貪與探同也惠補注云貪與探同未聞其說壽昌案貪說文欲物也探說文遠取之也釋名貪探也探入他分也易繫辭疏探謂闚探求取貪與探音義俱同故注取訓於此也

元二非元元

陳忠傳自帝卽位以後頓遭元二之戹注元二解見鄧騭傳壽昌案、章懷注以元二爲重文作元元解趙明誠金石錄洪邁隸釋已詳辨其非是惠氏補注備引之此之元二亦謂安帝卽位永初元年二年也此兩年之戹詳本紀可據不得循章懷舊注作元元解也

盆卽溢

徐岱之閒海水盆溢壽昌案、禮祭義夫人繅三盆手釋文盆淹也盆卽溢前書溝洫志云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卽此

數百匹

賂遺僕從人數百匹案此是布帛故以匹計也本紀中嘗書賜帛若干匹可證此疏上所云杼柚將空卽指此事

穴見

不敢穴見注不廣也案易出自穴者陰之路也文選幽通賦叛回穴其若茲兮曹注穴僻也是穴見言不敢以陰僻之見

班勇卒在永建五年前

班勇傳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於家壽昌案、勇於永建二年被徵下獄應卽以其時免歸卒於家也觀

勇兄子始尙陰城公主。永建五年。始以公主驕淫。拔刀殺之。帝大怒。要斬始。同產皆棄市。勇若非在五年前。安能卒於家也。

節度

梁慥傳。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壽昌案、唐以後置節度使。總各道軍事。應昉於此。

刪太史書

楊終傳。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壽昌案、隋書經籍志。衞颯史要十卷。云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颯在建武朝。本傳未載此書。終在顯宗建初年間。又後於颯。不知所刪。視颯所約何如。又應奉漢事十七卷。亦云刪史記漢書及漢記。則史公書在東漢已屢被刪削。然此書雜見注中。不載本傳。亦以世所行史記皆原本。非節刪本也。

春秋外傳

終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壽昌案、終本傳未言習春秋何家。而攷終上疏有云。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春秋昭公十二年公羊傳語。又云。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引春秋文公十六年公羊傳。又云。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引春秋襄十一年及昭五年公羊傳語。又云。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引春秋僖公五年公羊傳語。是知所爲必公羊春秋外傳。其改定之章句。亦是公羊學也。

漢文帝時置五經博士

翟酺傳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注云文帝無此事酺言不知何據壽昌案劉敞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學官爲置博士趙岐孟子題解云孝文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前書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爲詩精以爲博士儒林傳韓嬰文帝時爲博士轅固景帝時爲博士皆詩博士也據王氏玉海引此作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殆宋本此書有作一經非五經者也

應仲瑗

應劭傳劭字仲遠注謝承書曰應世譜竝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壽昌案劉寬碑陰有故吏南頓應劭仲瑗洪适曰漢官儀作瑗官儀既劭著又此碑可據則知遠援皆非也

陛見

霍諝傳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壽昌案引見與謝恩始見馮異傳而引見他傳亦多有惟陛見二字此僅見

朝餔應作晚餔

王符傳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注說文曰餔謂日加申時也壽昌案既云餔即不得言朝朝字作晚字始合意氣即聲氣

蕪湖侯國

樂成靖王黨傳。其貶長爵爲臨湖侯。注。臨湖屬廬江郡。惠補注云。通鑑作蕪湖侯。案蕪湖屬丹陽。非侯國。通鑑非也。壽昌案、本書章帝紀。章和二年。齊王晃有罪。貶爲蕪湖侯。傳後傳。俊封昆陽侯。後卒。子昌嗣。徙封蕪湖侯。前書王子侯表。丹陽哀侯收。下注蕪湖。是蕪湖本侯國。惠不得謂通鑑爲非也。

祝良

龐參傳。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案東觀漢記。良爲雒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此事與良案參夫人事微類。良後於永和五年爲涼州刺史。見陳龜傳。

戴聖誤戴德

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壽昌案、前書儒林傳。小戴禮學授梁人橋仁季卿。仁爲大鴻臚。孔氏禮記正義序述尤詳。是戴聖。非戴德也。此德字誤。

橋元逼姜岐

元爲漢陽太守。郡人姜岐。隱居名聞西州。元召爲吏。不就。元怒。敕督郵逼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壽昌案、元既以岐爲賢。何忍以不至逼嫁其母。且岐既素有名。其母年必老矣。又何能嫁。此嫁字恐是拘字之誤。

安平屬安平國

崔駰傳。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壽昌案、郡國志。安平係安平國屬邑之第十二。涿郡並無安平縣。惟前書地理志。涿郡屬縣之十四爲安平。此稱駰爲涿郡安平人。或從其前代書之也。應稱博陵安平人。觀博陵太守孔彪碑陰。崔烈題名可證。

發干獄掾

崔瑗傳。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獄掾善爲禮。瑗閒攷訊時。輒以問禮。壽昌案、瑗傳其父業詩易春秋。所闕者禮也。故從此掾學之。此掾姓名惜不傳。卽此可見漢時經學之盛。

崔烈

烈後拜太尉。案以靈帝中平四年四月拜太尉。十一月罷。其在太尉位不過八月。獻帝紀云。初平三年六月。李傕等陷長安。烈以城門校尉戰歿。則較爲亂兵所殺語爲勝也。烈字威孝。見博陵太守孔彪碑陰。稱故吏司徒掾云。

愼陽不屬南陽

黃憲傳。汝南愼陽人也。注。在愼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愼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順陽者誤。壽昌案、愼陽屬汝南郡。不屬南陽。前書地理志本書續地理志可證。並非侯國。注作國字尤誤。

係卽系

姜肱傳。以係嗣當立。攷證云。係當作繼。壽昌案、係卽系。周禮奠系世。卽此係字。不必作繼。

肱兄弟爲賊劫

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注引謝承書云。賊棄物而去。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壽昌案、衣資本己物。賊還所掠。自當取歸。亦以成賊之義。若謂物經賊手。以爲汙而不取。則兄弟皆爲賊劫。將亦以爲被汙而不有其身乎。謝承書之不可信。類此。

蓬萊

申屠蟠傳。注引謝承書居蓬萊之室。攷證云。諸本同。案蓬萊雖皆草名。然古人或作蓬蒿。或作蒿萊。至蓬萊二字並用。恐與山名相混。此注蓬萊。當是蘾字之誤。壽昌案、蓬萊二字似不誤。彼自作蓬萊等類字用。不必如後人作神仙典故。蓬萊乃指爲山名也。如食前方丈。古人用之。後世論神仙。則有瀛洲方丈。論佛道則有方丈蒲團。不能因彼而遂改此也。

楊震五子與碑不合

楊震傳。震五子。而漢太尉楊震碑。載其諸子官秩。凡四人。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山相。次秉、復登上司。次奉、黃門侍郎。洪适謂傳誤也。然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太尉五子。牧、里、秉、讓、奉。與傳稱五子合。傳與碑皆不及里者。或未仕早夭。故不載也。

泚陽應作比陽

清河孝王慶傳。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注。比陽主東海王彊女。壽昌案、東海王女泚陽公主適竇勳。后卽

勳之女。其母卽泚陽主也。攷泚陽是比陽之誤。光武紀。與甄阜梁邱賜戰於比水。卽其地也。比陽爲南陽郡屬縣。無泚陽縣名。比之作泚。誤自水經。呂氏春秋作泚。一統志作泌陽縣。是也。

枇沐卽櫛沐

濟北惠王壽傳。頭不枇沐。案、枇沐卽櫛沐也。廣韻。枇音俾。細櫛。釋名。枇。其細相比也。

開字名誤

河閒孝王傳。子賛嗣。建安十二年。子開嗣。壽昌案、賛之子爲孝王開之七世孫。安得復名開也。此必有誤。

張皓八十三復仕

張皓傳。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案此安帝永建四年也。皓已八十。越三年爲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年八十有三。壽昌案。後漢年老不致仕者頗多。特如皓以八十歲罷。八十三而復起。不可解。周舉傳。長樂少府朱倀。年過八十。黃瓊以太尉卒官。年七十九。李尤順帝時爲安樂相。卒年八十三。

辟高第爲御史

張綱傳。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案殿本作司徒高第辟爲御史。攷證謂別本非。卽指毛本也。壽昌案、陽球傳。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蔡邕傳。卓爲司空。舉高第。補侍御史。文法俱相近。似毛本亦可從。又案王允傳。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殿本是據此改正也。

稱職相不誤

种暠傳。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元、皇甫規、等。爲稱職相。在位三年。薨。監本無相字。殿本攷證云。案橋元於光和元年。一爲太尉。皇甫規歷職邊郡。官止度遼將軍。未爲相也。相字舛誤無疑。壽昌案、范史不誤。讀者誤也。此蓋言所推達者名臣橋元、皇甫規、等。皆非常流。從等字斷句。司徒是漢相。故爲稱職相也。相字必不可去。

撲刑

杜根傳。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壽昌案、三國魏志。引先賢行狀云。根以輕撲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又云。年八十七以壽終。與此作七十八。微異。案國策。秦茅焦有囊撲二弟語。是撲刑起於暴秦。本書申屠剛傳。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則光武盛時。已有撲刑。左雄傳。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順帝陽嘉年間。從雄言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根尚在帝時。且爲郎中。非九卿。

武旅卽虎旅

劉陶傳。武旅有鼈藻之士。壽昌案、武旅卽虎旅。猶虎賁也。唐人避諱改之。周禮夏官有虎賁氏、旅賁氏。氏卽是

李雲傳。得其人則五氏來備。壽昌案、今書作五者來備。王伯厚引史記作五是來備。今本史記仍作五者。王尙見舊本也。荀爽傳云。五韙咸備。攷氏與是古通叚字。詳見前書注校補敘傳上。

庸回卽庸違

劉瑜傳不敢庸回注庸用也回邪也壽昌案卽堯典靖言庸違之庸違也左文公十八年作靖譖庸回可證注卽本杜注

順孫

虞翊傳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壽昌案兩漢以孝弟設科舉順孫者此僅見

以字截去

傅燮傳論語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壽昌案論語本作以不教民戰民作人是唐本避諱改燮引此語應有以字觀下云率不習之人率卽以也然案鄭太傳亦有不教人戰是謂棄之語蓋其書以四字成句直截去以字也

侯是贈爵

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壽昌案燮未封侯豈死後贈爵邪范史不敘明少疏

白民非白人

張衡傳跨汪氏之龍魚注白人之國在龍魚北也壽昌案山海經有白民無白人李賢注避諱改也

薙

馬融傳確扈薙薧殿本薙正文與注俱作薙似誤注明云字從圭則不應從主又注本作薙無艸頭也殿

本亦書作蹉尤誤。毛本較明。

枷字

枷天狗。壽昌案、廣韻。枷項械也。此後世枷爲刑具之始。與釋名作田器。禮記楗架之架。皆不同。

埋根

埋根行道。以先吏士。注。埋根言不退。壽昌案、時羌戎必以木根塞路。兵不能進。致馬賢等處處留滯。段熲傳。遣千人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觀我之遮羌如是。卽可知羌之遮我也。埋根者。禹貢。隨山刊木。傳云。斬木通道。左傳襄二十五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皆是類也。此言途遇根株阻隘。取而埋之。俾便於行道不令退也。

貞定謚

蔡邕傳。祖勳。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注引邕祖攜碑。有曰。長子棱。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於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謚法云云。壽昌案、合傳與碑言之。是棱幷未仕於朝。攷蔡中郎集朱公叔謚議有云。本議曰忠文子。案古之以子配謚者。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府君王室亞卿也。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據所云云。中郎斷不肯僭稱其父爲公以誣之矣。貞定出於私謚。公字疑是衍文。

熹平四年

壽昌案、熹平四年、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紀同、水經注以爲光和六年、攷漢高陽令楊著碑有云特以儒學詔書甄定經東觀、順元邱之指、蠲歷世之疑、天子異焉、擢拜議郎、案著是太尉楊震孫、常山相讓之子、以遭從兄沛相統憂歸、遂卒、統卒於建寧元年、著當同時也、建寧爲靈帝初年、著自是桓帝時人、王昶謂碑所謂受詔定經者、乃桓帝時事、尙在蔡邕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之前、可補范史之闕、而著刊定之功、亦不必在邕典等下也、壽昌案、漢碑多諛墓之辭、不可據以爲信也、若桓帝果有定經之詔、著有刊正之功、縱著無專傳、而桓帝紀、楊震傳、總皆附及、范史不應疏略至此、惟水經注稱光和六年、與紀傳俱異者、洪适云、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在光和、壽昌案、邕正誤書丹、刊石搆屋、皆非卽歲可成之事、此語或近之、

論語三碑

邕乃自書丹於碑、使人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注引洛陽記云云、劉攽曰、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案劉氏所校宋時舊本、必注云論語二碑、故劉云應作一碑毀、今毛本注云論語三碑、二碑毀、似不爲誤、殿本及監本俱作論語二碑、獨此本作三碑、壽昌案、注引陸機洛陽記、明云碑凡四十六枚、論語必是三碑、始合其數、宋董逌廣川書跋云、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上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尙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毀壞、東行、論語三碑、毀、又洛陽記云、碑凡四十

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云云、據此論語確是三碑、劉氏所見本有誤也、一本作論語三碑毀、無其二毀之說、與注所引洛陽記又異、要知論語是三碑斷然也、

姓璋非偉璋

光祿勳姓璋、注姓也、璋名也、漢有姓偉、殿本作光祿勳偉璋、注偉姓也、壽昌案、作偉者誤、前書食貨志、臨淄人姓偉、貲二十萬、注姓也、偉其名、章懷此注、特引以作姓璋之證、若是姓偉、則注文當作漢有偉姓、不當如此云云、毛本不誤、

漢職儀

叔父衞尉質、注、質字子文、著漢職儀、壽昌案、隋志、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衞尉蔡質撰、唐志、蔡質漢官典儀一卷、此注云云、漢職儀、殆卽此書省文也、

叔父稱父子

如臣父子、欲相傷陷、案、父子邕自謂與其叔父質也、前書疏廣傳、父子並爲師傅、亦謂廣與其兄子受也、

十意得七條

奏其所著十意、注、猶書十志也、又云、邕別傳有云、律厤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此下闕目、尙短四意、攷劉知幾史通、稱邕於熹平中作朝會車服二志、知十意中尙有朝會、合之可得七條、文廷式云、蔡邕十意不作志者、蓋避桓帝諱、續漢志卷二注引袁山松書、劉洪與蔡邕共述律厤記、亦不名志也、

治書非持書亦非侍書

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壽昌案毛本侍書作持書此皆誤也百官志有侍御史無侍書御史而有治書御史葢唐人避諱改治作持觀曹褒傳治慶氏禮作持可證侍則又因持而誤者也

斯作斯

左雄傳職斯祿薄注斯賤也壽昌案斯同斯猶斯養之賤也左傳哀公二年去斯役釋文本作斯

司冀

四年司冀復有大水壽昌案兩漢有司隸校尉至晉始置司州司冀之稱晉以後始有范蔚宗葢用其當時語非東漢時原文

寒食在仲冬

周舉傳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壽昌案傳稱盛冬去火是當時寒食在仲冬時乃注引新序云龍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云云似泥俗說而與傳不合

黃尚南郡人

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壽昌案尚卽司徒黃尚水經沔水注云卽縣漢封黃極忠爲侯縣南有黃公闕卽司徒黃尚尚葢極忠之後人也卽屬南郡故爲南郡人

後漢書注補正卷六

陽春和寡注有漏

黃瓊傳李固遺書有曰陽春之曲和者必寡注引宋玉對楚王云云壽昌案新序其爲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矣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和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文選同是和寡者以引商刻角流徵之曲最高也屬文時因陽春字面較工故不用流徵梁書庾肩吾與湘東王書陽春高而不知妙聲絕而不尋葢已承其誤茲注亦漏卻引商刻角一層僅望文生訓不如不注原典也

邠鄉縣

乃封邠鄉侯注說文云邠潁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邠音亢壽昌案後袁紹封邠鄉侯卽此地其地有邠鄉故以名縣也前書地志照元始二年版籍而志有周承休侯國無邠鄉縣是時未久仍廢也續志無邠鄉縣幷無周承休侯國續志版籍以順帝朝爲斷時縣已省幷順帝後又復之也瓊及紹之封則桓靈間矣

木舌注誤

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注法言曰金口木舌也壽昌案法言學行篇曰如將復鴻其所說則

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柳注云。金口木舌鐸也。是照法言原文。正欲宣之於言。照注則是以木作舌也。引注此文皆不合。盍木卽論語木鐸之木。前書周昌木強之類。不敢發言。僅存舌之質。故木亦訓質也。猶內經麻木之木。謂不能運掉也。章懷以法言木舌二字偶同。遂引作注。殊爲誤證。

中興後舉人增科

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淸白、敦厚之屬。壽昌案、漢初特詔求賢。有行義年之署。逮孝惠而舉孝弟力田。孝武而策賢良方正。州郡察舉孝廉秀才。至東漢而舉科未廢。復增其途。又案漢官儀。光祿舉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卽前書元帝紀。永光二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也。

孝經

荀爽傳。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注。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壽昌案、此注是說王莽書。於孝經無與。尤爲誤證也。孝經在兩漢。殆人人可誦。爽云漢爲火德。其德爲孝。故漢諡以孝爲先也。孝經屢見前書。昭帝宣帝本紀。孝平元始三年。詔置孝經師。前書王氏傳。博士江公著孝經說。孝文置孝經博士。見孟子正義。至後漢。孝經學益盛。儒林傳。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司隸有孝經師。薛勳傳。宋梟曰。涼州寖於學術。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雖被詔責。要可見漢制之誦孝經遍天下也。此外何休、鄭康成、馬融、俱有孝經注。高誘有孝經解。劉熙有孝經注。皆後漢之治孝經

學者注俱不之引而轉引莽書謬甚

服舉主喪

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壽昌攷桓典傳沛國相王吉舉典孝廉爲郎會吉以罪誅人莫敢至典獨棄官收殮歸葬服喪三年負土爲墳爲立祠而去桓鸞傳太守向苗舉鸞爲孝廉遷膠東令苗卒鸞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李恂傳太守李鴻請署功曹鴻卒恂送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此皆在爽前大約漢人服舉主之喪過於子孫不但心喪而已其化以爲俗亦不自荀爽始然觀陳寔之喪海內奔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一時風氣可想

私謚君父及諸名士

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壽昌案後世帝王自有謚無敢爲私謚者所謂君者卽府主舉主之類朱穆傳穆父卒穆與諸儒攷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蔡邕傳父棱謚貞定公陳寔傳寔卒何進遣使弔祭謚爲文範先生卽荀爽之兄靖年五十卒號曰元行先生夏恭傳官太山都尉卒諸儒共謚曰宣明君恭子牙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范丹傳終萊蕪長大將軍移書陳留太守謚貞節先生皆私謚也諸人稱先生蔡棱無爵而稱公尤爲僭妄宜爽欲據經典大義以正之也

拜議郎

李固傳久乃得拜議郎劉攽曰案固前已云爲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敘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

得已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壽昌案漢官制故事先守一歲然後卽眞或固之始爲議郎尚是守官至此方眞拜也且本傳明云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飛章陷罪事從中下是先雖爲議郎而未得拜至是始拜也

馬融草奏李固

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壽昌案馬融傳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卽此奏也

見堯於牆二語

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壽昌案馬融草奏中語必出自古書後佚無可攷要是禮思其居處思其笑語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太息之聲之類孔子夢見周公彈琴而見文王亦此意也注引太公兵法云云語支雜於文義全不合

杜喬策免

杜喬傳但策免而已案先旣云喬以地震免茲復云策免通鑑攷異謂爲誤誠然然實非也蓋太后素知喬忠但仍前事策免之不欲以清河王事逮之加罪也

呼祐爲季子

吳祐傳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注季子謂札也壽昌案祐字季英故其父恢以季札喻之

吳祐曾爲宏農令傳未載

遷膠東侯相。案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五引陳留耆舊傳云。吳祐爲宏農令。勸善懲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童謠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略署。焉知人處。廣博物志引此同。惟略署作界署。據此。祐以孝廉爲宏農令。當在爲膠東相之前。

南陽有屈原廟

延篤傳。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案篤爲南陽人。楚漢之際。南陽屬楚。故有屈原廟也。

史記音義

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今凡二十篇云。壽昌案、史記索隱序云。太史公之書。古今爲著注解者絕省。音義亦稀。後漢乃有延篤音義一書。

賣郡邸

史弼傳。劭與同郡人賣郡邸。注。若今之寺邸也。壽昌謂郡邸卽平原郡公置之邸。猶今同郡會館也。若寺邸是官舍。魏劭與其同郡人安能賣乎。

蚩卽嗤

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壽昌案、蚩卽嗤。言行貨以免。無乃爲人所蚩乎。章帝紀。永平六年詔。示不爲諂子蚩也。酷吏傳論。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卽此蚩也。光武紀。幾爲虜嗤。樊宏傳。時人嗤之。皆與蚩同。廣雅

釋詁三。蚩輕也。文選西京賦注。蚩侮也。詠懷詩。嗷嗷今自蚩。注與嗤同。

丹野

皇甫規傳。大賊從橫。流血丹野。殿本作流血川野。此作丹野亦有意。丹野猶赤地也。本書公孫瓚傳。有流血丹水語。正與此同句法。則作丹字爲是。不必易川字也。

李翕

屬國都尉李翕。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悉條奏其罪。壽昌案、漢碑有李翕西狹頌。李翕析里橋郙閣頌。皆頌翕之辭。或稱其博愛德義。或比之黃邵朱暉。而規乃劾翕多殺降羌。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賢正。必非誣奏。觀碑陰題名。皆翕之僚吏。宜其多誣不實也。碑稱翕爲漢陽阿陽人。字伯都。又稱武都太守。與傳稱屬國都尉異。蓋翕本官屬國都尉。或先時曾行武都大守事。作頌者遂未稱其本官。至規持節時。翕已去太守任。復官本職。

頍出共叔段當有據

段熲傳。其先出鄭共叔段。顧炎武曰。古人無以祖父名爲氏者。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案段氏當出自段干。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壽昌案、顧氏所引多是段干碻係雙姓。於段氏無與。鄭樵通志略有云。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孫則曰豐卷、豐施。其他如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朝氏。樊皮之後

爲皮氏。伍員之後爲員氏。此類不可枚舉。似古人以祖父名爲氏者甚多。卽越王搖之後。至漢初猶有搖無餘。見功臣表。范蔚宗此傳。必本段熲之家譜。不能從數千年後懸而駁之也。

馬援非馬武

段熲傳。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注。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何焯曰。徙滇吾餘種七千餘口於三輔。乃永平初馬武事。壽昌案、西羌傳云。建武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又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攷紀傳此兩役。馬援功在先。且最著。扶風亦是三輔地。熲必是引援。非馬武也。傳注俱不誤。

權官

陳蕃傳。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案時靈帝初立。中常侍擅權也。權官卽權臣。謂持權之宦官也。

陳蕃年近八十

蕃時年七十餘。案、竇武傳。蕃謂武曰。蕃以八十之年。是蕃已近八十矣。

更本音

王允傳。不欲使更楚辱。壽昌案、更字宜從本音。猶再也。允始以傳下獄。茲復被捕。是再被楚辱也。注訓經。則當音作庚。恐非。

孝經六隱事

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壽昌案、東觀記。尙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卻姦邪。當以良日。允與立入爲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此一事與宋梟奏以孝經退賊何異。第所謂六隱事不知何典。

請霽

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壽昌案、禮儀志詳請雨。無請霽法。攷禮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注謂宗爲禜字之誤。似乎旱則雩祭。水則禜祭也。漢舊儀。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擊鼓攻之。春秋繁露詳求雨法。亦有止雨法。云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盜井。晉書禮志云。其雨多則禜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索縈社。伐朱鼓焉。唐開元禮。有久雨禜祭國門之法。觀漢舊儀。知古祭水旱而請霽之法。實始自漢成帝也。

王允孫黑

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壽昌案、催汜長安之亂。允及兩子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獨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其孫亦必先脫歸。不然以催汜之凶暴。與允深仇。何能保其遺類也。

又字應有

劉淑傳。又陳時政得失之占。劉攽曰。案文多一又字。初未嘗有陳。何得言又。壽昌案、此承上對策而言。言對策既第一。而又陳占皆驗也。案文應有又字不多。

奪字不必改脫

李膺傳豈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劉攽曰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壽昌案奪去也見廣韻釋詁三奪卽敓書呂刑奪攘矯虔史記作敓攘奪脫本通卽作去字訓亦無庸改作脫也

固卽錮

劉祐傳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壽昌案固猶錮也禮月令國多固疾音義固卽錮時康霸等攬權怙勢遂錮民閒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而引占之踞其業故民庶窮困不輸租故州郡累氣

清詔使謠言

范滂傳乃以滂爲清詔使察之壽昌案清詔使一時所置旋廢滂以舉孝廉光祿四行爲之後遷光祿勳主事則秩不甚尊也後又詔三府掾書舉謠言皆非常置官而以謠言名官亦異

諸傳不合

張儉傳與諸傳多不合處壽昌案據後范康傳云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云云是不待得請而行誅矣以常侍權勢熏灼儉位止督郵擅命誅殺并案及宗黨賓客儉自亦有罪矣恐於情事不合當以此傳所言爲實又侯覽傳覽於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云云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是覽母已前死儉於其母死後劾之特請誅覽耳儉得亡命而覽傳乃云夷滅之三傳互相牴牾當是蔚

宗錄舊史及各家傳成書末及互審耳

明廷

李篤謂外黃令毛欽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注明廷猶明府公沙穆傳穆爲縉相稱縉侯曰明侯則猶明公也

范作苑

范康傳荀淑竇武傳俱作苑康

音制

郭太傳美音制壽昌案音制或卽音聲儀制也公孫瓚傳云爲人美姿貌大音聲音制監本作言制殿本正之

史叔賓等三人

史叔賓黃允謝該等傳壽昌案郭太傳後附錄十一人如前書衞霍傳附錄諸將之例自無不可然必有一節可取始資甄采若如史叔賓謝該已無足錄至黃允附貴棄妻卒爲妻詆實行旣虧虛名亦敗傳中止此一事何足塵點史册謂是懲惡則世閒如此輕薄子豈止億萬可勝責邪宋翟汝文謂范書語近詞穴殆卽此類

孔伷應作宙

孔融傳。父伷。太山都尉。壽昌案、伷應正作宙。裴松之注魏志引續漢書作宙。漢韓敕碑陰郎中魯孔宙季將。太山都尉孔宙碑。俱作宙。其名伷者別一人。見董卓、符融等傳。魏志武帝紀許靖傳伷字公緒。乃獻帝時人。宙則靈帝時卒也。今殿監各本俱作伷。獨毛本作宙。較諸本爲善。

刊章

孔融傳。覽爲刊章下州郡。劉攽曰。正文案覽何能刊章下州郡。蓋自詔出。張儉傳中可見也。壽昌案、覽是時口銜天憲。詔自彼出。卽刊章有何不能者。

直指注誤

衡命直指。注。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壽昌案、直徑也。言衡命徑指其地也。若云無屈撓。則與下曲媚姦臣爲所牽率語相背。馬日磾官太傅。較繡衣直指爲尊。亦不得以直指二字相同。引爲訓也。此注全誤。

宗欽非宗歆

鄧禹威損失於宗馮。注。宗欽、馮愔。壽昌案、鄧禹傳。宗欽作宗歆。疑彼歆字因愔字也。

錢塘

朱雋傳。更封錢塘侯。注。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力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議不復取。皆遂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劉攽曰。注華信義立此塘。

案文義當作議。何焯曰。錢塘自秦有此名。以唐爲塘。乃俗字耳。注家誤信水經注。故引此。壽昌案、水經注引錢塘記云。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注刪去家字。議又誤作義也。史記。始皇三十七年至錢唐。前書地理志作錢唐。皆不作塘。是也。方輿紀要云。唐以唐爲國號。因加土爲塘。是錢唐改名錢塘。自唐始。非秦漢舊名可知。趙氏水經注釋云。錢與泉通。王莽改爲亭泉。闞駰曰。山出錢水。故湖曰錢湖。江曰錢江。皆以一塘分限得名。是尤可破華信築塘與錢之說。且據華信此事誠有之。亦誑民而乖義。後何以使民。尚能取爲美名邪。攷續志無錢唐。疑爲省幷而戴就傳云。收就於錢塘獄。時劉寵爲會稽太守。約在桓帝永壽年間。朱雋之封。又在靈帝中平年間。是或順帝時已省幷。桓靈朝復之。且爲侯國。故續志未載也。

董卓傳應列四夷後

董卓傳。壽昌案、董卓首亂。躬行弒逆。千古賊臣之尤。漢之亡全由此一人。宜援王莽例。列其傳於四夷之後。

搜牢

謂之搜牢。注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壽昌案、上卓奏言牢直不畢。注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牢。劉虞傳。而牢稟逋懸。注牢賈直也。是搜牢者。搜掠資物以爲廩食。似不得如注言。

便時

遂便時幸焉。謂遂便以時幸也。注云。時日吉便。此時獻帝尚暇擇吉日乎。

注詣省問

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注引魏志。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案此魏志注引魏書之文。非魏志。劉攽曰。注省問案當作閤。盖劉亦本諸魏書也。壽昌案、此時天子居棘籬中。尚有何省閤可詣乎。省問卽存問。恐魏書本如是。不必作閤字也。

劉虞傳與魏志異

劉虞傳。壽昌案、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衞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幷任爲公。則虞雖拜太尉。曾讓而不居。又案魏志。虞以功拜太尉。封襄賁侯。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是虞封襄賁侯。在靈帝時。迨卓時始授大司馬耳。與此傳小異。

星工

公孫瓚傳。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案典略引表云。星工姓名崔巨業。卽此傳紹所遣攻圍故安之將也。

小將

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案典略云。紹使周昂盜居其位。卽此所云小將也。

注遒亦作逾

追擊於巨馬水。注。自易州遒縣界流入。壽昌案、巨馬水。水經注作拒馬河。集韻。逾縣名。在涿郡。或作遒。是遒亦作逾也。

關靖死節非佳士

關靖見瓚敗。策馬赴紹軍而死。案英雄記曰。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爲瓚所信幸。

糾人不必增字

糾人完聚稿。保士卒之饒。劉攽曰。糾人完聚稿。案人下少一字。不成文理。當有一衆字。壽昌案、以糾人完聚爲句。稿字屬下讀亦可。稿卽蓄字。袁紹傳。稿士馬以討不庭。呂強傳。時帝多稿私臧。皆用此稿字。與本句饒字意尤通。

趙昱傳

陶謙傳。壽昌案、謝承後漢書。昱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壽昌案、此是昱以拒融與戰。敗績死之。幷無待融以賓禮。融利資貨而殺之之事。

是湯非陽

袁紹傳。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華嶠書作太尉陽。孜桓帝紀、袁安傳。俱作太尉湯。其作陽者。因湯字近而誤。袁安傳。成爲左中郎。早卒。不作五官。

紹服嫡母喪

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行父服。壽昌案、紹爲庶出。此必其嫡母也。然漢臣久不服親喪。紹爲母服三年喪。又能追行父服。此正紹少年養名之時也。觀注引獻帝春秋云。董卓收紹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

人下獄死。足徵紹之生母慘死在後。而紹蕩然忘哀。視行嫡母服時。又一人矣。

引軍不誤

袁紹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注引魏書云云。劉攽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壽昌案、魏志引軍還鄉里下云。收徒衆萬騎七百。輜重三千餘乘云云。又先云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是其軍本自鄉里募來。安得不引之同歸邪。況其後收衆更多。出應曹操。是信固始終於軍事。安得軍字爲衍。且易爲歸字邪。劉氏不覈本志。動改注中字。亦通人之蔽也。

誤錄有此陳琳之辭五字今本刪

可不勗哉。注流俗本此下有此陳琳之辭者。非也。壽昌案、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載此檄。後有此陳琳之辭五字。章懷注所云流俗本下云云。殆俗本因魏志注而誤錄者也。

劉表與袁譚書

初交殊族。卒成同盟。攷證云。初交兩語。文義難曉。疑有脫誤。壽昌攷仲宣集、魏氏春秋。載此書相同。此蓋從紹與表同曹操起事時敘起。非脫誤也。書中稱太公。與仲宣集同。魏氏春秋作尊公。

臣字非衍

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攷證以魏氏春秋參校。衍一臣字。壽昌考仲宣集載此書。有臣字。言以臣承業。未若以子繼統也。有臣字對勘。語更顯。魏氏春秋載此書。刪節甚多。非原文。

張羨事不合

劉表傳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三郡畔表表破羨云云壽昌案、魏志曰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幷懌是表未能破羨至張懌時始能平之耳與此傳異

十三年劉表卒

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卒案搜神記曰建安初荆州童謡曰八九年閒始欲衰至三十年無子遺

釋嵩囚本無韓字

乃釋嵩之囚劉攽案、韓嵩事在上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壽昌案此因嵩與蒯越牽連書之故不書姓益證傳前本有韓嵩在內不可去劉攽攷誤謂前多韓嵩二字攷證引顧炎武何焯二說甚詳可備攷

張懿

劉焉傳而幷州刺史張懿壽昌案、張懿蜀志作益者陳承祚晉人避懿之諱以益代之也宋本作壹者存懿字之半也非此傳幾不知張懿原名

漢寧非二十年置

領漢寧太守注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壽昌案、曹公破張魯在建安二十年而魯領漢寧太守在前則漢寧之名已久魏志建安二十年復漢寧郡爲漢中則二十年已不名漢寧安得云二十年置邪

注引山松書並誤。

曹操厚待張魯

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壽昌案、曹操爲子彭祖取魯女。見蜀志。

後漢書注補正卷七

陳温非術殺

袁術傳殺揚州刺史陳温、壽昌案、魏志、裴注引英雄記云、陳温字元悌、汝南人、爲揚州刺史、自病死、似不爲術所殺、

王必勸殺呂布

呂布傳、壽昌案、英雄記曰、主簿王必進曰、布勍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據此當時勸殺布者、不止一昭烈也、

衞颯著書

衞颯傳、敕以桂陽太守歸家、壽昌案、隋書經籍志、史要十卷、漢桂陽太守衞颯撰、想當此時、唐藝文志作衞颯史記要傳十卷、名稍不同、固一書也、本傳未載、

累息卽累氣

任延傳、吏民累息、注、累息累氣、壽昌案、劉祐傳、故州郡累氣、卽累息也、孟子趙注、係累猶縛結也、是累亦訓結、累息言氣結塞不敢出也、

每食非每祀

王渙傳。每食輒絃歌以薦之。劉攽曰。正文每食。案文當作祀。壽昌案、每食正言每食不忘薦者。薦其食也。若改作祀。則有祠必祀。逢祀必絃歌以薦。亦常典也。何足述者。民因持米之事。感其德。故每食必薦弦歌。所以樂神。且示敬也。

許武

許荊傳。述荊祖父武事。壽昌案、許武既自盜聲爲弟竊位。當時宗親不恥。而反稱之。雖由古人淳至易欺。而西京眞篤之風邈矣。又案荊之化怨家與盜爭財一事。皆以術行之。亦許武取肥自汙之餘智也。惟荊別有循政。故足稱賢。

上虞婦寃

孟嘗傳。壽昌案、上虞婦寃死事。此漢時檢驗法未備。故以鴆誣人而莫之辨。至唐則檢驗稍詳。迨宋而更加精審。洗寃錄一書。所以爲治民獄者之金科玉律。有宋仁政之大端也。在今日斷不能有加鴆之誣。亦恃有此書故。

父叔遼字倒

劉矩傳。叔父光。順帝時爲司徒。壽昌案、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太常劉光爲太尉。四年八月免。未嘗爲司徒也。又案、叔父遼當云父叔遼。傳寫顚倒耳。見風俗通十反篇。觀本傳下稱叔遼可見。蓋叔遼是其父名。因有叔父光字。故此亦誤倒也。

聖明稱太守

劉寵傳．年老遭值聖明．壽昌案、聖明山陰老叟以稱寵也．時寵官會稽太守．

清約

而清約省素．殿監各本俱作准約省素．劉原父云．案文言准．都無義．蓋本是廉字．壽昌案、據此是宋本亦有作准者矣．毛本作清字．較廉字義更足．

鴈梟

仇覽傳．化我鴈梟哺所生．注．鴈梟即鴟梟也．殿監各本作鴈梟．毛本作鳴．恐鴈鴟音近通叚也．若是鴈字．則注釋梟足矣．何必幷鳴字引之．

揣非懦

酷吏傳序．若其揣挫彊埶．攷證．揣疑懦．壽昌案、作揣爲是．揣控也．言控持其罪以挫彊埶也．若作懦．豈尙與酷吏合．

學官非學宮

黃昌傳．居近學宮．壽昌案、宮字宜正作官．本書前已屢見．

漢家法

蔡倫傳．各讐校漢家法．劉攽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爲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壽昌案、此正挼漢經

師家法。猶今之皇清經解也。觀石經所刻。盡毛包周皆漢人。可證。此漢字非必後人妄加也。

曹節傳注誤

曹節傳。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注。竇后傳。誅康及霸。壽昌案、竇后傳。止云欲盡誅中貴人。中常侍管霸、蘇康、苦諫乃止。并無誅康及霸之語。此注誤。

祐避祐字

呂強傳。節等宦官祐薄。壽昌案、祐薄之祐。恐應作祜。蓋呂強原疏避安帝諱也。

矯佛

莫肯矯佛。殿本矯佛作拂。注同。注扶佛反。轉不作拂。似宜依此本。蓋正文作拂。則不必音注也。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捩也。與此正同。捩卽戾。古通用。

受業應作受

儒林列傳序。搜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攽曰。案此受當作授。壽昌案、搜選高能。選功臣末屬之高能者也。下詔高才生則選於學生中。此受字與下受。古文尚書云云相同。蓋非選高能者爲之師。不必改作授字。

畫虎誤作龍

孔僖傳。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劉攽曰。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壽昌案、此非誤也。是唐人避虎字諱。改作龍觀。前書古今人表。虎臣改作龍臣。皆正文也。本書馬援傳。仍作畫虎不成反

類狗也.

孔子三十一代孫名長孫

孫僖傳.末注.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爲恭聖侯.各本俱失載何名.壽昌攷北齊文宣帝本紀.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亦無名.文獻通攷闕里攷云.三十一代孫長孫.襲封崇聖侯.天保元年改封恭聖.始知其名爲長孫也.

河洛圖緯

景鸞傳.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壽昌案.宋袁機仲疑河洛圖書是僞作.朱子謂今讀古書.一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二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朱子信河洛.專以義理.而未取此傳爲左驗.殆以其緯而非經也.公沙穆傳.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是漢時專以河洛爲推步也.明孫瑴傳易緯有河圖數一篇.

高堂生非隆

魯高堂生.注.高堂生名隆.壽昌案.前書儒林傳序.祇稱魯有高堂生.生卽先生.前漢多如此稱.蓋亡其名也.隆乃三國志魏武時人.至魏明帝景初年間始卒.魏志有傳.傳明云魯高堂生後也.章懷此注特失攷.

桀非夏桀

杜篤傳.昔在強秦.至桀虐作亂.注.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壽昌案.桀猶桀驁.言不馴也.不得訓爲夏桀之桀.

存存注誤

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注易曰。成性存存也。壽昌案、莊子田子方篇。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也。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本文存存與易全不合。應是本此。章懷注誤。

史子孝非孝山

王隆傳。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爲謁者。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壽昌案、文選李善注云。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紀。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則莽末之史岑。明帝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諸家以孝山文載於子孝集非也。是字孝山者別一史岑。非子孝。何焯亦引此證其誤。壽昌特詳錄李善所攷於此。

玄黃改色

崔琦傳。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章懷引史記趙高指鹿爲馬事。注馬鹿異形。而上句玄黃改色未注。案此皆趙高事也。禮記禮器。或素或青。鄭氏注曰。變黑白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孔氏正義云。以青爲黑。以黑爲黃。卽指鹿爲馬之類。鄭去胡亥既近。相傳知之。此作記之人在胡亥之後。故或素或青。壽昌案、崔琦時先於康成。引馬鹿對舉。益知其說必確也。

遽非畏

趙壹傳。今揖三公。何遽怪哉。注云。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遽畏也。壽昌案、此遽字引杜訓畏將作何畏怪哉。不成語氣。玉篇遽急也。卒也。禮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公遽見之。皆作急與卒然解。又本書劉寬傳。未嘗疾言遽色。亦言急色也。殿本注畏也作異也。然案左傳杜注。遽畏懼也。實不作異。異則畏之譌也。此本尙是舊注。

仁兄

壹報皇甫規書。有云。實望仁兄。昭其懸遲。劉攽謂仁兄字。兩漢未嘗相呼。且壹未嘗相接。何兄之稱。下文稱仁君。此作君爲是。壽昌案、傳稱壹恃才倨傲。則對規言。何不可兄之有。況此係報規書。規稱之爲所天。則報稱仁兄所以親之也。後稱仁君。所以明其分也。不過仁兄二字。於文字此僅見。必謂兩漢未嘗相呼。恐未必然。蜀志馬良傳。良稱諸葛丞相爲尊兄。亦距漢末不遠。

劑注誤

劉梁傳。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注。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翦齊也。壽昌案、注劑作齊。是也。而引翦斷義。不與本文合。案周禮鹽人。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注。齊事和五味之事。禮少儀。凡羞有湆者。不以齊。注。齊和也。前書藝文志。百樂齊和。注與劑同。

板魚

邊讓傳。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注。江東呼爲板魚。毛本如此。殿本注板魚作扳魚。案爾雅郭注。亦曰版魚。初

學記引臨海異物志云南越謂之板魚是扳字爲傳寫之誤也

臺牧

禰衡傳臺牧者之所貪毛本如此殿本注云融集作堂牧此本作掌牧壽昌案明張溥刻孔融少府集作賞伎二字豈臺牧堂牧皆以字近而譌邪抑後人因臺牧二字不可解遂就其字改爲賞伎二字邪文選作掌技二字較可從

所輔注有誤

劉茂傳有小吏所輔注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事之後漢有諫議大夫所忠壽昌案春秋隱公九年俠卒穀梁傳曰俠所俠也注俠名也所其氏是當爲所姓之始所忠見於漢書者五惟石慶傳稱近臣所忠廣川王傳稱幸臣所忠餘皆無官稱又攷漢百官表武帝時置諫大夫貢禹傳可證後漢百官志始有諫議大夫補注引胡廣曰武帝元狩五年以諫大夫爲光祿大夫光武中興以後爲諫議大夫此注稱所忠爲此官又於諫大夫加一議字不知何所據也

張武爲由拳人

張武傳吳郡由拳人也何焯曰第五倫爲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始分立此當作會稽壽昌謂此史臣追書當范蔚宗時早分吳郡由拳故云爾猶前書東方朔厭次人當朔時並不名厭次亦是班氏追書同一例也

鎩矛

戴就傳。又燒鎩矛。注從吳詩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釱今之鎩也。張揖字詁云。釱刃也。鎩音華。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鎩字。壽昌案、鎩說文本作𣪊。兩刃釱也。集韻或作鏵。毛詩疏。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此作鎩者。或隸體也。

獨當作無妻

劉翊傳。嫠獨則助營妻娶。注。寡婦曰嫠。無夫曰獨。壽昌案、無夫當作無妻。嫠既是寡婦。則獨當屬男子言。故爲之營妻娶。管子取鰥寡而和合之。此之謂合獨。卽此類也。

王彥方

王烈傳。烈字彥方。注。魏志字彥攷。壽昌案、今魏志亦作彥方。不作彥攷。殆後改也。

訪酬

訪酬政事。毛本如此。殿本訪酬作訪州。壽昌案、度官太守。治遼東郡。不得言州。酬有酬對之義。易。是故可與酬酢。酬酢猶應對也。徐邈讀據此。似酬字義爲長。無庸改作州也。又案本書李充傳曰。充爲酬之益徵。酬之訓爲占對也。

闓陽

方術列傳序注闓陽爲天殿本注元氣闓陽爲天作闢暘壽昌案、孫氏古微書河圖括地象作闓陽爲天精精爲日足徵作闓不作闢也

文孫子名文公

任文公傳父文孫壽昌案、子名文公父乃名文孫義不可曉

橫音光

郭憲傳關東艃艃郭子橫案橫本有光音與艃爲韻前書橫橋本書橫被皆音光屢見注音艃爲橫以就橫韻可不必也

曰字不可去

高獲傳劉玫曰主簿曰案文多一曰字壽昌案、主簿但有此言非徑遣吏迎也牧曰獲聞之非曰何以聞也

邦國合是郡國

謝夷吾傳爰牧荆州威行邦國壽昌案、邦國恐是郡國之譌漢人避邦字俱以國字代之此不合以邦國幷用也

其平

楊由傳由占候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壽昌案、書名甚奇惜不傳

許峻易林

許曼傳。祖父峻。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何焯曰。今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卽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壽昌案。焦氏易林。雖不著范史。而隋書經籍志載易林六卷。焦贛撰。梁又本三十二卷。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易新林一卷。後漢方士許峻等撰。梁十卷。易災條二卷。許峻撰。易決一卷。許峻撰。梁有易雜占七卷。許峻撰。又易要決三卷。亡。唐書經籍志。焦氏周易林十六卷。焦贛撰。許氏周易雜占七卷。許峻撰。是焦氏易林。盛傳於隋唐以前。卷數較多。不止如今傳之十六卷也。許峻所著。亦盛行。不止一種。且不盡名易林。惜隋時漸亡。唐後僅存目也。何氏因前書焦延壽僅附見於京房傳。未載易林一書。遂直斷爲許作。而抹殺焦氏。幷隋唐志亦不屑攷。不知列傳未載本人所著書者甚多。如劉表周易章句九卷。錄一卷。衞颯史要十卷。延篤史記音義一卷。本傳皆未之載。亦豈得云非所著邪。

薍卽蘋

華佗傳。薍虀甚酸。注引詩義疏云云。舊本與今殿本注云。蘋澹水上浮萍者。麤大爲蘋。劉原父云。此者當作也。此本者字在麤大下。語氣自順。無庸改。壽昌案。今詩義疏文。與此不合。惟陸璣詩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其麤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糗蒸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注殆引此。惟今水作澹水。曰萍作爲萍。就酒上有以字。此古今本傳寫有異也。

客星犯帝坐

嚴光傳。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壽昌案、太平御覽五引後漢書曰。光與光武友登阼忘之。光怒。是時太史云。天上有客星恨帝。帝曰。豈非朕故人嚴子陵乎。遽命徵之。夜與子陵共臥。光以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侵御坐。與情事全不合。豈別一後漢書。非范史邪。又攷光武本紀及續天文志。建武十七年以前。並無客星犯帝坐事。惟三十一年十月。客星在輿鬼東北。後應光武崩。此事恐范雜采會稽典錄及高士傳等書成之。未足爲據也。又案續志載客星最多。不應遺此不載。

侯光作俟光

梁鴻傳。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俟光。壽昌案、續列女傳。作自名曰運期。字俟光。俟與俟字近而譌。未詳孰是。

苦居

龐公傳。先生苦居畎畝。劉攽曰。正文、案苦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一良字。壽昌案、苦居畎畝。言先生苦欲居畎畝語自順。不必加爲良苦。作慰勞語也。觀臺佟傳。刺史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卽此苦字。

叔先雄非複姓

孝女叔先雄。惠棟補注引孫愐曰。叔先複姓。壽昌攷、女家姓先。夫家姓叔也。廣韻。左傳魯公子叔弓之後。光武破虜將軍叔壽。是有叔姓也。其父泥和。華陽國志作先尼和。云以先爲姓也。酈水經注作絡。引時人說曰。符有先絡。隘道有張帛。皆蜀中孝女也。幷云。縣遣吏先尼和沒死成湍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絡自沈父死處。得尸共浮出。女既適人。自應冠以夫家姓。不得云叔先複姓也。水經注諸

書皆作絡。惟此傳與搜神記作雄。或轉寫有誤也。

皇甫夫人姓馬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攷證引唐張懷瓘書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壽昌案、傳稱夫人善屬文。能草書。書斷云有才學。工隸書。列諸妙品。是唐時必有眞蹟流傳。張氏猶見也。

追尾

西羌傳。追尾掩截。注。尾猶尋也。壽昌案、胡三省曰。隨後而擊之也。掩襲也。截邀也。注作尋誤。今俗文書作尾追。尙不失此意。

鳥音爵

西羌傳。賢進到鸞鳥招引之。注。鸞鳥縣名。鸞音爵。壽昌案、賢。馬賢。封安定侯。討羌之將也。段熲傳注曰。鳥音爵。胡三省曰。鸞音蘿。鳥讀曰雀。田萊衡曰。鸞鳥縣卽鸛雀樓。在涼州。據此。則注云鸞音爵者。當是誤書鳥爲鸞也。鸞安得有爵音哉。

疏勒國傳與曹全碑異

疏勒國傳。壽昌案、攷漢曹全碑。與此年代合。而微有異同。如何得。碑作和德。蓋得德古通。如漢石經論語何得之衰。今文作德。史記孟嘗君傳。齊湣王不自得。索隱曰。得一作德。前書項羽傳。吾爲公得晉灼曰。或作德。是也。惟此作戊己司馬曹寬。碑作曹全字景完。以孝廉拜西域戊部司馬。無己字。與劉攷說合。此云

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碑云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此尤與傳相違反也

南河卽南柯

焉耆國王居河南城壽昌案河南城一作南柯城前書云治黃渠城

和帝應作元帝

南匈奴列傳以通舊好注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和親壽昌案注和帝殿本作元帝爲是

堂距

南匈奴傳注堂距壽昌案堂卽掌周禮冬官攷工記弓人維角堂之注讀如掌距之掌

鞮作題

單于姓虛連鞮殿本鞮作題而注仍引前書作鞮

齎遣各義

今齎雜繒五萬匹又遣遺單于劉攽曰正文矢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遣字緣上文已有齎字也壽昌案齎者使臣遣者朝廷兩字各義不爲複

抵字注至非是

檻車徵詣廷尉抵罪注抵至也壽昌案前書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言當其罪也不得訓爲至

後漢書注補正卷八

宋志駁京房說

律曆志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至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壽昌案宋書律曆志云漢志云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無射既上生中呂則中呂又當上生黃鍾然後五聲六律十二管遞相爲宮又云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引而伸之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至於南事爲六十律竟不復合彌益其疏

律九寸

一日律九寸準九尺壽昌案黃鍾太簇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皆主一日所謂五音之正冬終一日此則黃鍾之一日也其餘五十三律或主五日或六日或七日或八日合三百六十日所謂以六十律分朞之日也

七十脫四字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案零數當作七十四脫四字

數以三除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案此數以三除之卽有奇零不盡時息以下亦然由中呂下生不能及黃鍾之

半律。故又轉而上生。此下盛變南中離宮內負制時物應依行。重上生者凡七變而後終六十律之數。

南事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下生南事。案六十律終於南事。南事之律。固不能下生矣。轉而上生。其數在大呂、蕤賓、發生之間。未始不可引而伸之。劉牧云。生蕤賓之傍是也。故此爲下生南事者。南事既窮。別無可生。仍生本律也。下分烏又上生南事。至南事則無可下生也。

離宮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案零數當云一千八十九。

解形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案當作十萬。

分積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案零數當云八十七。

上生南事

分烏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上生南事。壽昌案、零數當云一十六。攷宋劉牧易數鉤隱圖云。同類爲夫妻。異類爲母子。此卽本孟康說。其陽下生陰。陰上生陽。法云。夷則娶南呂。生大呂。大呂生蕤賓。又南事注云。生蕤賓之傍。晉志云。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爲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也。

嚴崇

故待詔嚴崇案、嚴崇晉書曆志作嚴嵩。宋書、魏書同。古文崇嵩通。漢武帝改嵩高山爲崇高。

三統曆未行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壽昌攷、宋書律曆志。何承天曰。司馬彪因曰自太初云云。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曆。幾乎不知而妄言歟。通鑑攷異亦本此正之。而未明述何承天說。攷三統曆兩漢時存其說。并不曾行。

月食多先曆

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曆。壽昌案、自春秋以來。祇論日食。無說月食者。前書律曆志。有推月食法一條。是本劉歆三統曆法。後漢永平中。官曆皆失。岑諫皆中。詔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又以弦望月食加時。所云官曆署。當爲大史令所屬。而爲司曆專官。百官志未載。我朝江氏永曰。月食無視差。較易於日食。故推日月食法。以月爲先。攷漢太初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施行。由質帝本初元年到靈帝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曆食者十六事。楊岑當明帝永平中。謂曆推月食。已多先時如此。是以弦望月食加時。至岑始爲專職。此後劉固、馮恂等八元術。固作月食術。課效各有驗否。皆廢不用。劉洪作七曜術上之。晉志云。洪始悟四分曆於天疏闊。皆斗分太多故也。又造乾象術。晉杜預之乾度曆。殆源於此。

賈逵論黃道度

逵論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曆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爲變。至以爲日卻縮退行於黃道。自得行度不爲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度攷核奏可。壽昌案。宋史天文志。黃道橫絡天體。列宿躔度。自隨歲差而增減。中興以來。用統元、紀元及乾道、淳熙、開禧、統天會元。每一法更一黃道。其多寡之異。有不可勝載者。而步占家亦隨各書之躔度焉。梅氏文鼎曰。各宿黃道度。皆生於赤道。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黃道亦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而其各宿度數不同者。則以二至二分所躔不同也。赤道近二至。則其變黃道度也捐而少。赤道近二分。則其變黃道度也益而多。蓋赤道平分天腹。適當二極之中。所紀之度。終古不易。黃道不然。其多至則近南極。在赤道外二十三度九十分。其夏至則近北極。在赤道內亦二十三度九十分。其自南而北。自赤道外而入於其內也。則交於春分之宿。其自北而南。自赤道內而出於其外也。則交於秋分之宿。交則斜。以斜較平。視赤道之度必多。此處既多。則二至黃道視赤道之數必少。理勢然也。秦蕙田曰。案漢以來。皆用赤道變黃道。又隨歲差而移。故一法輒更一黃道。宿度皆非實測。無足載也。梅氏猶據賈逵說。存之以見古術。家黃道度之大略。秦氏又論月道云。案西法以白道入黃道北爲正交。出黃道爲中交。與古法正相反。然名殊而理不殊也。古測黃白大距六度。以今度法約之。則爲五度五十五分。強於西術。

邊韶論曆

尚書侍郎邊韶上言云云。壽昌案、曆理精微。延光以來。主太初者。劉愷等八十四人。主四分者。李淑等四

十人各自立論。莫能專一。惟邊韶案弦望以定曆。較爲明切易曉。以曆元爲本。以日法爲用。以分至爲程。又參攷日月之食以爲驗。皆可徵信舉行。又案文苑傳。有邊韶傳。載其以文學知名。無論曆法事。桓帝時以尚書令爲陳相。此邊韶在順帝初相去二十餘年。官位不同。是別一人也。

元封無七年

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壽昌案、元封止六年。此七年卽太初元年也。武帝本紀。此事載於太初元年。

郭香

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壽昌案、此殆卽華山碑內察書之書佐郭香也。碑立於桓帝延熹四年。至此已將十年。香已由書佐遷治曆郎中矣。此時與劉固並舉。後作八元術。月食術止有固。無香名。

劉洪善算

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爲算。述敍三光。注引袁山松書。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善算。作七曜術。與蔡邕共述律曆記。攷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攷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於世。壽昌案、晉書志。徐岳議效術之要。要在日蝕。熹平之際。時洪爲郎。欲改四分。先上驗月蝕。日蝕在宴。加時在辰。蝕從上下三分侵二。事御之後。如洪言。海內識眞。莫不聞見。劉歆以來。未有洪比。壽昌攷自開闢至漢文帝後三年。積二百七十六萬三百二十算。以元法收之。得六百有五。其餘一千五

百二十。恰滿一紀之數。此卷首三千言。述推步之原。精微簡要。非洪不能作。此殆卽邕十志之一也。

建寧無五年

禮儀志注引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壽昌案、靈帝紀。建寧四年。次年卽改元熹平。謝承稱五年者。以改元在五月也。

汙染解齋

齋日內有汙染。解齋。壽昌案、說文。姅。婦人汙也。漢律曰。見姅變。不得侍祠。楊愼曰。姅變謂月事也。

祀聖師用犬

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壽昌案、此當時鄉校春秋常祀也。前書高帝本紀。十二年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本書孔僖傳。章帝元和二年春。帝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闕里志。桓帝元嘉二年。詔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而魯相乙瑛碑有云。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犬酒值。知此禮是隨時祭。非特祭。

八能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壽昌案、惠氏補注引易通卦驗語以證八能。然舉樂器六七參差不等。無所爲八能。竊意八能主八音而言。攷左傳隱公五年。衆仲曰。天子用八。又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是也。

溜卽霤

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壽昌案、溜與霤同。左宣二年。三進及溜。正義溜謂簷下水溜之處。今俗所謂滴水簷也。釋文。屋霤也。溜亦或作霤。前書枚乘傳。泰山之霤穿石。是也。

靈獻時童謠補

抱朴子審舉篇。靈獻之世。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所引同。壽昌案、續五行志未載此謠。宜引此補之。

謝尙敗沒在二十三年

五行志。建武二十二年。武溪蠻夷反。遣武威將軍劉尙擊之。爲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尙遂爲所沒。壽昌案、光武本紀。尙以二十三年討武陵蠻戰於沅水。敗沒。非二十二年。

又一劉尙

和帝永元九年。塞外羌犯塞。使征西將軍劉尙擊之。壽昌案、袁紀作執金吾劉尙。非建武二十二年之武威將軍。彼前以擊夷而敗沒矣。本紀作行征西將軍。此無行字。

九月應作十一月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壽昌案、安帝紀作冬十一月己丑。

七年螟

章帝七八年間。郡國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壽昌案、魯恭傳。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時恭爲中牟令也。中牟。河南尹屬縣。傳稱螟傷稼。無大字。稱七年。亦未至八也。

元初四年二月日蝕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注。潛潭巴曰乙亥餉東國發兵。壽昌案、安帝本紀。四年春二月乙巳朔。非乙亥。此志既與紀異日。而注又引春秋緯潛潭巴乙亥云云作證。其非字誤可知。第案下云。其月十八日壬戌。武庫火。與紀同。計乙巳朔至壬戌。正十八日也。若是乙亥朔。則下不得有壬戌。此志與注均誤也。宜從本紀。又殿監各本及毛本均作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火。係十月二字誤倒。應乙轉。

庚寅應作庚申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壽昌案、安帝紀作庚申晦。此作寅誤也。攷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下有乙巳辛亥等日。從庚申晦日上推之。丁酉爲九月初七日。是月內不當有庚寅。

月蝕曆誤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注引古今注袁山松書。是月暈星鬬。白氣貫月三事。於月蝕無與。且在建武中元與平三朝。於此兩朝年分亦相隔。注意不可解。攷和帝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月月食。術以八月。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月當食。而曆以二月。質帝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月食。曆以後年正月。靈帝光和二年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宗誠奏以三月月食。而官曆以五

月。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太史主者云。食當以見爲正。無遠近。太常就耽等平議。卒廢誠恂等術。是月蝕誤推可攷者。尙有三四事。而志僅紀此兩條。何也。

北屈

郡國志。北屈注引左傳曰。二屈。杜預曰。二當爲北。壽昌攷前地理志。注引應劭曰。有南故稱北。臣瓚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鄭。至於南屈。是南屈北屈應稱二屈。左傳不誤。杜注失攷。昭此注尤誤引。

許注改許昌非獻帝時事

許注云。獻帝徙都。改許昌。壽昌攷、獻帝改都許。在建安二年八月。改許縣爲許昌縣。在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非獻帝徙都時改名也。注誤。

濟水非

房子贊皇山濟水所出。壽昌案、前志云。石濟水此作濟水。誤也。

平棘注寫誤

平棘有寨。案上贊皇山濟水所出。注云。晉地道記有磼寨、中谷寨。攷水所出之山。不應說寨。疑是平棘下注。誤移於上也。下欒城注。在縣西北四十里。攷此注亦非。欒城本縣名。何能云在縣若干里也。疑亦是平棘有寨下語。誤在下也。

安平卽信都

安平國注故信都高帝置明帝名樂成延光元年改壽昌案、水經濡水注云信都郡高祖六年置此注脫郡字李公緒趙記云趙孝威王造檀臺有宮爲趙別都以朝諸侯信四夷信都之名本此是在秦應有此縣屬邯鄲郡高帝因之二年別爲廣川國宣帝甘露四年復故觀信都國治信都縣疑高帝置縣後因置郡安帝延光元年改樂成國爲安平封河閒王開子得爲安平王水經注皆作樂成應劭作樂安亦誤也

趙厥作趙偉

武陵郡注引先賢傳曰晉代太守趙厥水經延江水注引先賢傳同惟趙厥作趙偉

孟應作孟

孟注晉大夫孟邵邑壽昌案、前地理志自注作孟丙是孟當依班氏作孟邵卽丙觀前書丙吉亦作邴吉可知

司徒去大字

百官志司徒公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壽昌案、朱祐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奏在十五年至是始詔行也

十一年省長史非十八年

長史本注曰世祖卽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壽昌案、光武紀十一年夏四月省大司徒司直官獻帝紀注亦作十一年八字恐誤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後漢書注補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周壽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壽